

W1220/0102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八十二輯

沈雲龍主編

抗
兵
集

王蘧常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抗兵集序

吾師嘉興王璦仲教授，文章道德，照耀儒林。東寇之亂，抗節不屈，隱然支柱東南正氣，尤爲士子所歸嚮。明歲政五十，無錫王亢元先生擬校刊其詩文集，用饗多士；然以所積太多，讎梓不易，爰屬丕續，擇其有關寇亂者，得若干篇，詩文各爲一卷，請於師。師取老子語，命曰抗兵集。蓋吾師涕淚民物之志，暢具於是。且所作語無苟設，歸於必信，表揚氣節忠義，尤不絕於篇章，可以觀世變，可以作民氣，卽謂爲抗戰史，亦無不可也。後附同門斐爾君所作名人論。孟子曰：「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爲欲知吾師者，或有助爾。

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受業吳丕續敬序。

W 720/0102

抗
兵
集

王
蘧
常
著

抗兵集目錄

卷一 詩

聞警

胡烈士歌

題游介園淞滬殉國將士印譜

輓徐冬生儒人

六月一日爲大夏大學創立之十三年詩以頌之

大刀勇士

弔修麟閣趙登禹兩將軍

哀寶山

八百孤軍

聞平型關捷報

郝將軍歌

王將軍挽歌

聞國都西遷

聞故鄉淪陷

讀錢蒙叟集外西湖詩去今三百年矣恍然如見漫題其後

大雷雨如萬馬騰驤復兒嚙哨曰或大軍已入境乎時國軍退數月矣淒然賦此

魯南

小除夕

江頭

二月十六日友人邀飲市樓

望長江

立庵自北至即南行

除夕

庚辰元旦

外灘公園遠望

哭蔡子民年丈元培

聞西來消息

棄婦行

題絹本長江萬里圖

中秋友人自西至話沿江艱險

與兒女圍爐

歸妹

再望長江

讀宋史

酒後與鮑扶九說讖

連日秋霖戰後道路溝洫不修江潮到灌低窪皆成澤國歸車跋涉慨然賦此

題劉誠意伯山水

得桂林石渠書

喜芸圻自北至

民國三十一年夏正歲朝讀東坡次韻王聖顏復詩收句慨然有感用作起句

見燕樓寓樓

同日得芸圻石渠書明日過中山路賦此

節婦吟

小飲

鷓鴣

題明無錫嚴君典節士薇香樓圖

小病行藥望雁陳

不寐夜起

深夜不能成寐

錢王

雨後車過梵王渡望大夏大學

月夜江畔

胡敬侃工程師輓詞兼唁粹士博士

題牡丹櫻花合冊

外灘公園小立

與穆如同女獅兒至龍華看桃花

車直奇昂常安步當車

病臂

江頭口號

近事

洛陽將軍行

張自忠將軍挽詞

題歲寒三友圖爲劉震川

徐錫博士挽詞

題雄雞獨立圖

卷二 文

論倭不足畏

變風社詩錄序

嚴幾道先生文稿手迹跋

記馬忠武公大同江之役

甲午死難將士題名記

李世鴻傳

李中介守備傳

朱鐵槍傳

孫鈺傳

寧陵趙君傳

旅順義台傳

二簡傳

滕將軍傳

台山李營長傳

金德海傳

六十七名烈士傳

胡阿毛烈士傳

美利堅蕭德上尉傳

行政院參議陸君墓誌銘

錢步恆秘書傳

許心魯殉難事略

王光遠家傳

海甯吳子醫教授傳

松江吳鏡秋先生家傳

梅縣李君縉川傳

胡伯強家傳

代

畢君貞甫傳

先生妣事略

楊大雄烈士殉國碑記

代

悉將軍傳

上某先生書

與某君書

與友人書

辭某公書

答某先生書

與緒久書六首

與蘭公書

致吳子馨教授書

與林徽威書二首

與友人書二首

祭無名英雄墓文

祭范少伯祠文

先師沈子培先生二十周忌告靈文

王一亭先生奉諡祝文

祭陸初覺參議文

附錄 斐爾上海名人論

抗兵集 卷一

嘉興王蓮常著

松江吳丕績編
無錫王亢元刊

聞警 辛未

滿天烽火舞婆娑，換得家山一曲歌。事已難爲陵化谷，棋猶不定鵲爲鵝；書生慷慨空揮涕，朝士從容尙議和，太息遼東歌浪死，那堪盡地到黃河。

胡烈士歌 壬申

胡烈士，頭垂白，日日御車奉母食。一朝海畔胡塵起，劫使沙場載彈藥。彈藥千萬餘，胡曾立交道；烈士色然喜，私計慨一諾。我雖有母，然又有國。國亡母我皆不活，母固可愛國尤甚，寧殺吾身報吾國。國存身雖殺，吾母猶堪託。車擲江濤百丈高，下爲河嶽上日月。

題游介園淞滬殉國將士印譜

日蹙國百里，新亭淚暗吞。願將心化石，一石一忠魂。

輓徐冬生孺人 乙亥

淒絕東坡哭魏城，斷鴻零雁總傷情；不知錦瑟年年淚，可有潺湲到九京？
廿載曾無幾日安，養生送死此心殫；最憐吳越蟲沙夜，烽火彌天守一棺。
男兒敵愾女兒哀，蝦寇無端厭境來；親製吳綿三百褚，一時挾纊徧輪臺。
隔牆分爨衆驚沮，人愛泉刀我愛書；絕似臨安李居士，茶釭相對伴蟬魚。
前塵如夢復如煙，已碎劬心百可憐；留得諸雛頭角在，還將愛日補情天。

六月一日爲大夏大學創立之十三年詩以頌之 丁丑

藍樓開疆薤草萊，萬間廣廈氣佳哉；君看桃李三千樹，辛苦諸賢一一栽。

回腸往事十三年，蛙蛤思明絕可憐；失喜共浮江漢至，彌天烽火啓經筵。

五月榴花映血紅，三間老屋雨隨風；漂搖誰識無家苦，觸死同關射日弓。

南朝霸氣忽焉陳，桃李飄零半作塵；吾道非邪來曠野，歲寒終竟見松筠。

累歲支窮百慮摶，馬前王後兩心殫

謂馬君武王伯選兩校長

。繞枝才有安巢地，勤苦昌黎一覆難。

赤土炎風苦總甘，佛家求化義同參；一車兩馬蕭寥去，萬里投荒我道南。

圖寇曾言山可移，艱難終定百年基；梵王渡畔蕭蕭柳，常護摩雲紀德碑。

一夕家山生劫圖，虛聞紙上策防胡；最憐子弟齊投筆，尙記書空射九烏。

漏舟夢醒此何年，九世讎難共戴天；人定有時天退聽，河汾莫忘太平篇

王校長有民族復興教育方案期以三年。

鶴鶴雲宮敞畫門，前塵歷歷夢重溫，麗河東畔絃歌地，誰認當年汗血痕。

大刀勇士

勇士者，二十九軍金振中營士兵，陳永德趙金標兩壯士也。蘆溝之役，深夜大雨，仗大刀，襲寇營。寇倉卒不得發鎗礮，斫死九人，竟奪蘆溝橋。營長迎之，呼爲第一英雄。余友楊錢二子，皆有詩張之，余亦繼作。

雙刀如雪出嚴城，背水奇功一夜成，勝似班生三十六，長橋血徧不聞聲。

弔佟麟閣趙登禹兩將軍

劇憐朝議尙紛囂，事去空聞玉斗撞。如此佳人容可再，誰云國士竟無雙。英雄血盡餘遺墨，魂魄歸應戀舊邦。千載關河東下水，濤聲還似鼓錚鏘。

哀寶山

寇犯寶山，營長姚子青熙壽與所部六百人，力戰死之，時九月七日也。

東北滿蛇豕，流毒到江涘。寶山扼江口，與滬相首尾。如何肆狂嚼，橫斷吳淞水。桓桓姚城父，孤軍獨排抵。黑雲壓城頭，夜半鼓聲死。傷心六百人，千古土花紫。從此淞滬間，如臂與手指。

八百孤軍

上海國軍西撤後，惟八十八師第五百二十四團副團長，營長楊瑞符，率所部八百人，苦守閘北四行倉庫不退。屋顛破碎，國徽尙飄揚空際。余隔河載拜，揮淚賦此。飛角長圍勢已成，傷心棋又送殘枰。三軍鼓早聲如死，百戰身猶力似生。要使國家留寸土，不辭血肉葬同坑。淒涼十丈青紅幟，賸照殘陽萬里明。

閘平型關捷報

兄弟本同根，枝枝分一樹。奈何參與商，干戈日抵牾。皇天誘其衷，秦越合肺附，幡然閱牆爭，戮力禦外務。北封一丸泥，突入七竅怒。出地奮驚雷，百里破嵒霧。赤雲縣大旗，紫塞回日馭，捷報天外來，喜極淚如注。

郝將軍歌

郝軍長夢麟守晉北南懷化，殲賊甚多，於十月十七日陣亡。臨發，致其家書曰：「沙場爲余歸宿地。」能讎其所言。壯已，悲已，爲揮淚賦此。

纓綸滿野森齒牙，西驅千里骨成麻。管涔盤鬱號山祖，橫截萬蹄空爬沙。山中將軍人中虎，長劍耿耿天倚杵。賊來賊來腥吾刀，甜談斷斷都變鼠。詎知一虎當衆獸，鐵額銅頭困擊鬥。大猛火聚神鬼焦，可憐天險終不守。八千子弟同一烹，將軍雖死猶虎眸。積恨浮天雲不流，積血入地草不生。傳聞將軍初受命，蚤以一身許宗國；有家不歸歸沙場，煌煌大義炳天日。

回頭三晉烽連霄，將軍一去成漂搖；雄關日照四面開，河上大帥方逍遙。

王將軍挽歌

蜀軍王銘章師長，轉戰濟南滋陽間，屢摧強寇。寇憤，以飛機狂炸，卒殉於滕縣，所部萬餘人，從死者半焉。

守滕北，戰竟南，千里百里安如山。凶鳥徘徊，神驚鬼猜；風雷開闔，城崩池摧。可崩可摧城與池，不可摧者將軍心，不可崩者將軍師。將軍之心有斷頭，將軍之師無屈膝；將軍魂來蜀山青，將軍魂去濟水黑。

聞國都西遷

北望陳雲寒，新亭淚不乾。河山塞醜虜，車馬走高官。國土綠江盡，牙旗照水殘，猶聞新策略，西去戰場寬。

聞故鄉淪陷

六州鑄錯事全非，又報家山劫火飛。如鵲繞枝何處宿，似兒失乳向誰依？夢中燈火人無恙，淚底松楸望總違，二十四時腸百轉，幾回步月幾沾衣？

讀錢蒙叟集外西湖詩，去今三百年矣，恍惚如見，漫題其後。戊寅
共說西湖好，胡姬競鈿車。繁華烽火裏，花鳥劫灰餘。馬矢填魚沼，羊頭曳錦裾，江名

真不負，羅刹滿城居。

大雷雨如萬馬騰驤。復兒嘆惜曰：「或大軍已入境乎？」時國軍退數月矣；淒然賦此。

無端豪雨挾驚雷，夢裏旌旗黯不開。一夜濤聲騰萬馬，癡兒猜擬渡河來。

魯南

捷報初聞涕欲零，魯南重見國徽青。中興有象知天意，一戰成功効地靈，萬馬鞭難斷泚水，三軍血與洗王庭，臨淮同望新旗鼓，要勒燕然第二銘。

小除夕

開歲忽四十，愁顏酒不紅，對人無可說，搔首已成翁。豪氣沈杯底，家山插夢中，幾回向天問，何日九州同？

江頭已卯

江湖春又至，蒲柳去年同。世亂嫌身贅，書空嘆道窮。傷心天水碧，用宋史五行志，滿眼夕陽紅，多少滄桑恨，淒涼付晚風。

二月十六日友人邀飲市樓

舉目河山異，驚心春又殘，酒多翻化淚，月好不成歡。戰伐連三載，艱難忍一寒，馮聞

偶西望，尙覺九州寬。

望長江

萬濤無際百靈馳，淘盡英雄總不知。天畫中央競王霸，流分上下限華夷。湘瀏南扼愁胡馬，長沙在湘，鄧鄂西開莫漢基，蜀漢舊江陵爲全楚之鎖鑰。珍重東流一脈水，來時曾照舊旌旗。

立庵自北至卽南行

前晨簷前噪，昨夜燈花黃。失喜故人至，握手淚眼眩。如何數年別，鬢短須已長？風塵凋朱顏，刻畫出老蒼。相對如夢寐，欲語翻回遑。前歲遼陽陷，魂魄碎城隍。萬家散血肉，一命縣火湯。晝伏且夜行，十步終一僵。回頭七市灰，白骨千里莽。辛苦聚民膏，一一齎盜糧，脫死還舊京，大帥方笙簧。去年河北亂，變起尤可傷；門蚤與敵共，藩籬撤四方。文武還恬嬉，異夢酣同牀，將軍不負腹，杯酒籌邊防。虛誇十萬劍，未戰已扼吭，可憐帝王都，一夕淪豺狼。從此十六州，蕩蕩無堅牆，淒涼凝碧池，歌舞供淫荒，縹緲與財貨，歸軫連扶桑。食肉肥功狗，高冠飾虎倨；魍魎見白日，狐鼠騰城坊。亦有巢許儔，勁節凌風霜，幡然拜車前，媚骨換倉皇。亦有文章伯，自命頗堂堂，守玄空自苦，美新忽成章。君言才十一，君淚已滿裳，我亦幕上燕，舐米先及糠。禍福原倚伏，慰君還自傷。疆顏出歡笑，把臂傾壺觴。招君已碎魂，續君已斷腸，反君舊時顏，還君舊時狂，酒人有天地，百痛儘一償。廿年

昆弟情，盡此燈燭光。明日各山海，此情不能忘，相期保歲寒，漢運終再昌。

除夕

四十今朝過，醅醕酒暫乾。江湖催白髮，身世誤儒冠。春到培愁長，栢多拓夢寬；明年新甲子，努力且加餐。

庚辰元旦 庚辰

彌天烽火挽桃符，依舊偷生在海隅。愁外忘形到胡越，春來歸夢滿江湖。沈沈鄉訊三年隔，了了家山一髮孤，安得翩然黃鶴去，松楸無恙話菰蘆。

外灘公園遠望

東下旌旗望屢訛，春風又是一年過。國殤血盡朝廷小，上將功成焦土多；花亦有情還蹙淚，江能到海已頽波。馮蘭多少哀時意，併入潮聲發浩歌。

哭蔡子民年丈 元培

曠代宗師孰與公，首開風氣掃羣蒙；曾栽桃李徧天下，屢念飢寒到病中。憂國虛傳三戶識，傷心不見九州同。撫棺一慟知何日，南望香山淚不窮。

聞西來消息

近事傳來總可傷，問天無語幾回腸。三年奔走空皮骨，一代江山又靖康。依舊分門騰黨

論，那堪說夢到遼陽；最憐父老淒涼語，目斷東南舊戰場。

棄婦行

夜半悲聲起，悲聲來何方？牆隅有少婦，嗚咽斷人腸。自云良家子，少小知禮防，十五誦詩書，頗識丹與黃。十八嫁君子，翩翩駕與鶩，自從前年冬，烽火迷遼陽，良人在軍籍，分飛戍邊疆。邊疆千萬里，有夢空相望，身雖心不離，亦能厭糟糠。偶出說紛華，稍稍走街坊，終至比匪傷，陌路遂相將。舊歡淡如水，新歡甘如飴，舊情如秋月，新情如春芳。飴甘有時苦，水淡餘味長；月冷照千里，芳穠難久香；一朝恩寵衰，去去委路旁。飄零人不惜，百死何足償；猶冀未死心，化石與君創。猶冀已斷腸，挽君還故鄉；此身有時盡，此恨終難量。吾聞三歎息，欲慰翻彷徨；悲哉失足恨，千古同一傷。

題絹本長江萬里圖

盛暑如何風蕭蕭，開卷一尺聞波濤。洶洶汨汨浮蛟綃，淋漓遠通赤岸潮。觸手如有風雲交，江神白馬來嫖姚；是何神傑黃山樵。朱印模糊似有王字筆役精靈百怪撓，三古可通六合包，造化雖狡終難逃。我生不辰隋江皋，鐵鎖無靈飛輪輻，馮夷八石空折腰，支祈奮怒作哮咆，懷山襄陵天地搖，千門萬戶隨流漂，臨圖失氣欲長號，兩岸游魂何時招？安得大筆刷腥臊？江山入手還崇朝，萬里波平東坡遙，江頭江尾同逍遙。

中秋友

目斷殘旗

與兒女

目倦偶拋

癡語曰；閉門無
草願

歸妹

梧妹於

里間名

且牽於

歸妹占成涕淚

獨往，成行子

再望長江

春草扁舟

盡，長驅會有

讀宋史

好家居竟壞纖兒，半壁空存劫後棋。事去相公權作帝，金立張邦昌爲楚帝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權字，時來佳士善爲

師。高宗稱秦檜爲佳士檜主和秦師有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賊何可父甘稱子，南宋以父禮事金，奸不能雄只合雌；西望常山蛇勢在，張浚宣

之議未決監登聞鼓院江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中原爲脊東南爲尾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有人夢想中興時。此詩之成若有神助極筆直書不易一字前未有也自記。

酒後與鮑扶九鼎說識

風雲慘澹立杯前，相對新亭總惘然，事壞爭傳仇國論，春來還紀漢家年。無聊漫說荒唐餅，有恨同歸混沌天。碧海紅桑看已慣，只愁凡骨未能仙。

連日秋霖，戰後道路溝洫不修，江潮到灌，低窪盡成澤國。歸車跋涉，憮然賦此。

十里繁華繞劫灰，戰後四郊多成焦土惟租界獨全，盛衰推奪潛相催；連樓鐙火嵌空起，環岸江潮穴地來。

人事漸隨陵谷改，天容似爲雨風哀，歸輪轉盡霞飛路，依舊歌場處處開。

題劉誠意伯山水

指揮若定策平胡，整頓乾坤寫作圖；綠水白雲題詩有此四字依舊在，江山能似畫時無？

得桂林石渠書

舊夢桂林好，河山天下奇；羨君能坐領，思我怪書遲。于四發書皆未達。一別疑生死，三年隔夏夷；故人心史在，千里照襟期。

喜芸圻自北至

燕雲北望幾徘徊，失喜今朝脫死來；五載可憐豺虎地，一籌難展棟梁才。支持餘淚看天意，收拾殘魂入酒杯；撥盡爐灰溫舊夢，九龍燈火首重回。

民國三十一年夏正歲朝，讀東坡次韻王鞏顏復詩收句；慨然有感，用作起句。壬午

回頭四十二年非，檢點餘生事事違。去住兩難憐母在，等閒一飯看人肥。飄蕭鏡裏頭初白，慷慨軍前願已微。西望關山添笑意，長沙昨夜捷書飛。

見燕棲寓樓

自撫儒冠直幾錢，草間偷活總淒然；全家局促分三屋，六載艱辛擔一肩。才盡已無文可賣，春來惟有燕相憐。馮驩似識嗷嗷意，同是危巢喘苟延。

同日得芸圻石渠書，明日過中山路，賦此。

迢遞雙魚路八千，燈花挑盡總難眠。

夜防空乘燭
帷中讀之

天開西北留餘地，地陷東南已不天。望帝

傷心空有淚，渡河猶說在今年，春風依舊中山路，紅徧村花向日妍。

節婦吟 某君書來作此代簡

有女十六餘，皎皎冰雪姿。一朝嫁夫子，夫子出不歸。三年沈消息，六年淚漣漣。鄰媼

前致辭，夫歸不可期，妻殯且不繼，苦守空爾爲？不如嫁富兒，富兒真光輝；居有連雲棟，衣有明月璣；食有五侯鯖，出有四牡駢。鄰媼語未畢，女已淚雙垂；自我嫁夫子，生死誓不携。生作山頭石，死作江頭泥；泥入江頭水，猶得載夫回；悠悠生與死，區區寒與飢。富貴有時盡，此情無盡時；江山有時改，此心不可移。命意似勝張文昌自記。

小飲

年光容易盡，客裏夢難醒；髮白秋饒鬢，顏紅酒媚人。半生千劫過，小醉百骸伸；兒女不知恨，燈前笑語頻。

鸚鵡母

侑促雕籠內，何心得意鳴；向誰炫文彩？誤汝是聰明。播弄憎饒舌，逢迎却有情；回看黃鵠舉，浩蕩白鷗盟。

題明無錫嚴君典節士薇香樓圖，爲嚴生古津，生其族孫也。

羸顛劉蹶一樓尊，尚有遺民說寨門，又是危闌風雨裏，河山如夢與招魂。

小病行藥望雁陳

九秋風漸壯，傳恨動離腸；辛苦逃矰繳，飄零誤稻粱。數聲寒可念，一字意偏長；同是天涯客，那堪病裏望！

不寐夜起

獨憊寒檠夜未央，起看斜月色淒涼。訛言信有黃天立，天色微黃，焦澤真同衛國量，入冬道殣相望，日必數百人。

草草江山還說霸，匆匆人物各新妝；愁來翻恨浮生久，立盡更籌望大荒。

深夜不能成寐

百念起參差，欲芟還復滋；鐘驕無月夜，夢溢有愁時。漏轉靜彌厲，鴻噉寒愈悲；聲聲催不寐，併作斷腸詞。

錢王

歲闌，客有談天水舊事者，余舉似隨園錢王英武康王弱，一樣江山兩樣才句，爲慨然者久之。客去賦此。

江山錢王開，鬱氣留餘霸；如何轉世來，頽唐甘鶯下。見朝野雜記然而小朝廷，百年尙足藉；

不知幾春秋，英雄起閭左。保境欲安民，稱臣到帝座；分茅列五等，居然亦王佐。如何破未鳴，棄甲歸田舍；然而楚人弓，雖失未爲過。不知幾歲月，餓生居奇貨；認賊竟作父，拱手但嘯坐。朝拜胡馬廬，莫受胡兒唾；出入猶陽陽，百計嚴督課。民膏千萬多，一一胡馬馱；餓生甘其餘，要腹愁牛駕。覲顏計亦得，敲朴威可假；號令百里間，云亦足自大。草草稱南面，坐看家山破；浙臉尙何在？浙臉見朝野雜記團團任唉罵；四山失蒼翠，一年無春夏。傷哉佳麗

地，狼藉腥羶滿，錢王應有靈，江聲咽日夜。

雨後車過梵王渡望大夏大學 癸未

渡口偶流連，偷生又一年；亂雲依夕照，樂歲斷虛烟。連歲豐登而道瘠相違。離密人爲狗，郊外多緇路名曰清鄉斷

鐵結者文，洞而行，水高魚暫仙；如何舊遊地，華屋已犁田？

月夜江畔

春到江南不忍看，偶隨明月一馮闌。無多骨肉分三地，大兄在杭州六姪在永嘉，轉盡肝腸總兩難；滿眼

滄桑添涕淚，幾時父老見衣冠；潮聲似解愁人意，故引愁心出海寬。

胡敬佩工程師輓詞兼唁粹士博士

翩然何日望歸難，思子亭成不忍看。如此殘山埋駿骨，幾多老淚酬春寒。誰同秦繆施醇

酒，竟似文成誤馬肝。傳言久飢食馬肉不起；腸斷恆河無量水，殺於甲度新背，年年常與咽悲酸。

蚤聞奇譽化鵬鯢，絕域歸來策萬言。千里委輸同軌轍，一生肝腦盡丘樊。君主築路工程。最憐

老父孤兒夢，有一子，誰筮蠻煙瘴雨魂？他日中興青史在，褒忠應作國殤論。

題牡丹櫻花合冊爲嚴子振緒

一枝寫出露華濃，占盡春光九十長；底事櫻花半零落，還爭北勝與南強？

外灘公園小立

小立夕陽紅，浮生類轉蓬。十年江海上，八口亂離中。骨肉成星散

大兄浙西六姪浙東三姪女
蘇南梧妹昆明獨大姪女留

禾中星散五地
數歲不相見

，音書望雁通。昆明書信
尤不易達，還將兩行淚，寄向水西東。

與穆如同女獅兒至龍華看桃花

消搖偶現自繇身，統道還虞醉尉瞋。

中途設卡須
繞道而行

。寺古猶留明代佛，花開不是漢家春。表忠

塔壞神應在，軍使營荒跡已陳。

左近有陳亡將士
塔及前護軍使署

，步輓歸來攜稚子，一車載得百愁新。

車直奇昂常安步當車

一里車行直萬錢

步輓實直至少三四餅合錢萬餘即公車亦須一二
餅不等每日往返非十萬錢不可以觀世變矣

，甌生泥土走堪憐。肩壓穀擊人爭

道，事變後道上人口突增至四百餘
萬離離道寬廣常至肩摩轂擊，忽悟書家筆陳妍。

病臂

如何一病筆無魂，空有龍蛇腕底奔。樹已半枯心未死，身原可廢舌猶存。只愁鑿齒還名累，得似王融悟道尊；天爲勞生姑佚我，縱然相厄亦堪恩。

汀頭口號

黃浦江頭日幾周

余至南行必繞
道至江頭小立

，洗愁難盡反生愁；怪他只與潮升降，不解西流但下流。

近事 甲申

近事何堪說，媿生種種非，如蠅薨黑市

防物踊則買有限買
終不可限乃有黑市

，引蔓捕藍衣

藍衣黨主謝好賊往往
相幫伯有引蔓不止

。日

入孤篝火防空入夜必篝火，年豐民苦飢案口給米月才一升；不知在人世，西望淚頻揮。

洛陽將軍行

李其相軍長謀家鉅，成紀人。鎮洛陽，屢挫凶鋒，以臨敵中彈陳亡，歸元面如生。

一自鬼門縱豺虎，狂齧神州少完土；白骨成邱血成潭，天塹穽興趨若腐。屹屹洛陽天下中，獨有劍氣貫長虹；豺虎蹈背快一嘜，將軍回戈散如蓬。它它藉藉三百里，直潰新安喪首尾；如何臨敵風雨快，一彈竟糜將軍體？長城既壞中原搖，餘威尚在敵不驕；不見天府壯鎗飛，鄆洛無聲風蕭蕭。

張自忠將軍挽辭

坡下雞鳴已十圍，三軍俱墨淚空揮。驅車虎口完忠孝

北事既壞將軍變服執車穿賊地數百里始與大軍會慨然曰余不能貪生辱家國；

革沙場定是非初國人頗有致疑於將軍者及殉國大義始白於天下。

雖死應留聲響在，餘威遠使海濤飛；精魂繞向團河畔

為修趙殉國處，一樣丹心照落輝將軍與修趙同守南苑。

題歲寒三友圖爲劉震川

波光畫出古衣冠，引得松濤十畝寬。數點生機春有託，幾竿勁氣節能完；亦知天遣終來復，各抱冬心耐歲寒；寄語南陽劉子驥，避秦好作武陵看。

徐籀博士輓辭 乙酉

深。

五年橫舍裏聯吟

同事之江大學來復有所謂靈修之會者每與聯坐

偶語時時見素心；今日黃公壩畔過，山河綿邈淚痕

絕學商高舊擅場，精思歷數合微茫；如何息壤言猶在，不待黃龍酒一觴？
危苦時還策太平，圍城玉貌氣縱橫；彌天孤憤埋何地，異日三呼儻有聲。
平生心事在傳經，忍死須臾愧獨醒；神理綿綿應不盡，精魂常繞蜀山青。

題雄雞獨立圖

讖言年月值酉，東寇當走，果於今歲乙酉八月請降。我受降則九月，正夏正八月也。
酉於十二屬爲雞，嚴子振緒工繪事，於是月酉日酉時，以雞類作雄雞獨立圖兩幀，一
以貽余。爲之樂而起舞，各繫以詩：

獨立蒼茫何所之

雞鳴曲有何所之云云

，雄冠佩劍擬神姿；長鳴風雨天終曉，莫忘聞聲起舞時。

抗兵集 卷二

嘉興王蓮常著

松江吳丕續編
無錫王亢元刊

論倭不足畏 見民國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申報

倭寇深入，已十有一月於茲矣。謀國者徒恤於其往日之梟悍，終不敢言戰。不曰旬日足以盡吾國，即曰曾不能一日守，一唱百和，牢不可破。即有一二忠勇之士，激於義憤而奮起，雖若深喜之，實則深懼之也，故終首施於和戰。今倭已侵熱河關平津矣，政府雖有合力禦務之言，我懼其或仍懷其梟悍而因循坐誤也。爰徵往事而正告之曰：款言不聽，奸乃不生，黑白乃明，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倭又奚足畏也。甲午之役，大同江之戰，馬忠武以千數百之罷卒，當倭二萬餘之頑衆，且又因於重圍之中，其勢懸絕，而馬軍終貫圍而出，斬獲過當，而葉志超仁川之戰，亦以羸卒二千，突圍歸平壤。倭固善戰乎？吾固不能戰乎？此其一。平壤之戰，吾軍以萬五千人輜強寇，而可戰者實只八千，且將怯卒情，地廣力分，號令復不統一，倭以五倍之衆攻之，宜若不能須臾守矣，然猶激戰五日，僅乃克之，倭固善攻乎？此其二。俄之敗也，俄實自敗，非倭之能勝也。未戰故已百孔千瘡，且孤軍遠門，師勞

力竭，識者蚤決其無勝理，然倭猶褻淖於險，傷亡至數十萬人，乃木大曾至愧欲自裁，參謀長兒玉源太郎，亦惶急日禱於東方，可以知其力殫而知索矣，此其三。然此猶前日事也，或以爲不可語於今日。民國十七年濟南之役，吾軍城守者廬五百人，倭倍攻而終不獲逞，其後我軍以奉命撤防，潰圍出，倭幾大敗。其國大阪朝日新聞報，暴其狼狽情形，參謀長黑田周六見之，大慚憤，斥其不愛國此據龔君德柏言。亦足見其軍之無用矣，此其四。至淞滬之戰，倭傾國之半，以當一隅，竟四易其渠率，此尤彰彰在人耳目，有不必言者矣。倭爲徵兵制，卒伍率中產，且又習於逸樂；別家室，則牽裾而涕泣；祝平安，則乞靈於神祇；已非復昔日祈戰死之雄風，故能勝而不能敗，敗即相率逃亡。東北及淞滬之戰，皆可考而知者也，此其五。且倭自勝俄以後，未遇大敵，中將以下，徒侈紙上之兵，未嘗習於戰陳，且中於暮氣，流於淫佚，每遇出兵，率挾藝妓以行；貪黷好貨，剽掠成性，東北所過，廬舍爲墟，師出以律，倭固有律乎？此其六。徵諸昔則如彼，考諸近則如此；夫不能戰，不能攻，而又不能出之以律，徒恃其利器驕氣，以圖一逞，此奚足畏乎？玄駒之有長也，魁其壞穴，而赤虬飛鑿之闕其門者，必部其族以噬殺之。終遠於垓，無相於離，則役衆蠹者，必有以護之也。今關門者迫矣，不能爲玄駒之噬敵，而欲衆之護於壞穴，其可得乎？嗚乎！可以人而不如玄駒乎？况又不足數者乎？

變風社詩錄序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既僑滬之二年秋，諸生將結詩社，請名於予。予曰：變風其可。慨乎時而名之者也。既結社之數月，又請曰：爲詩無新意，所創者皆前人之成法，而所詠者又前人之陳言，將何所從？予曰：詩之上者通於政，三百篇是已，其隆污之變無所極，則詩亦緣之而無所極，且不塵政而已。凡天地之間，動者皆有變，無有陳舊而不可入吾詩者。即靜者，以吾之心迎之，卽歷千萬年而不變者，亦無時而不變矣。故善爲詩者，其境常新，安有所窮？且今世世界之變，爲前人所未嘗聞未嘗見，則所爲當遠勝於古人，安在其爲古人所囿哉？是在吾人之自爲而已。是年冬，社中有詩錄之刊，乞予一言，卽書其語以弁首。

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

嚴幾道先生文稿手跡跋

不佞服膺侯官嚴先生已二十餘年矣。束髮卽讀天演論，雖不甚解而好之，嘗私爲注，塾師大笑以爲妄；其後又擬爲學案，爲著述考，卒卒皆未就。數年前始輯成年譜兩卷，曾奉教於公子伯玉京卿。京卿以療壑堂詩見遺，謂文集無手定，遂又有文集之輯。竭數年之力，塵篋百數十篇，而手札居其半；方欲授手民，而東事卒起，不二年而禍延歐陸。獨居深念，常以先生之測當時者，測今日之變，其合蓋嘗十八九也。當民國三年，歐戰起，先生卽以一竭

一盈爲強梁者惜。又慮國家無以自持，建議道揚民氣，而以當路輕視教育爲大失。及罷兵，則又謂三洲洶洶，弭兵絕無其事，旦夕將復出於戰；而利用震旦者，大有人也。皆如燭照數計，無少差爽，豈非所謂至誠前知者哉？又嘗謂今日之戰，勳以國從，故其來也，於人國，猶試金之石；不獨軍政兵謀，關乎勝負，乃致政令人心道德風俗，皆倚以爲衡。又曰：中國目前危難，全由人心之非，而異日一綫命根，仍是數千年來先王教化之澤。又曰：垂老親見歐羅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戰，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只作得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字。迴觀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澤被寰區，尤爲鑠心刻骨之論；足以砥愚訂頑，垂諸萬世而不易者也。今年秋，先生從孫孟羣學士，以先生遺文手跡郵示，曰：祭高媿室文，則已輯入集中，而多異文。曰陳弢庵太保壽序。曰小學教科書，宜審定，皆余所未見。序中論及世界之戰禍，繇於不忠恕之效，而國中綱常之墮弛，則又恍於平等自繇民權諸說而匪所折衷之效。論教科則申養正之功，而推本於德育；以爲德育之事，雖古今用術不同，而其著爲科律，所以詔學者身體而力行者，上下數千年，東西數萬里，風尚不齊，舉其大經，則一而已。忠信廉貞，公恕正直，本之脩己以及人，秉彝之好，黃白樓黑之民，不大異，故可著諸簡編，以爲經常之道，皆與前論相表裏，可以見先生高識卓論學術淵源之大較矣。謹錄入文集中，而書其昔所心維而口誦者，相與印證，以報學士；其亦有以啓我顛蒙，而廣搜遺文，擴充光大先

生之學於無窮乎？則被澤蒙休者，豈特中國而已！

記馬忠武公大同江之役 見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申報

馬忠武公玉崑，爲輓近名將。甲午之役，轉戰於田莊臺、太平山、威立寨之間。以千數百人，抗賊兵數萬；奮身拚柱，卒能屹然自全，尤以大同江在朝鮮平壤之役爲最著。忠武之檄駐大同也，賊初以輕騎來嘗，一戰敗之；繼而賊援蠟增，踰二萬，我軍大震，公猶洋洋如平時。從容謂某遊擊曰：若以千人逆戰，寧死毋歸。炊許，使來告急。公曰：死若干？曰：可二百矣！公怫然曰：及五百，然後來告。遊擊乃以半伏壕中爲左，半伏林中爲右；相犄角，戰五時，賊砲隊至。悉力攻林，彈着木，聲若裂山，林木盡禿。公度其少罷，亟揮全軍乘之；時士卒奮怒已久，勢若風雨，呼聲動天地，賊出不意，遂大潰，伏屍數千，江水爲之盡赤。是役也，賊人喪膽，辟易數十里。公方議逐北，而總兵衛汝貴已遜，歸路爲賊所斷。公大憤，銜髮奮身，親突陳中；貫之，竟冒圍全其軍而歸。同時聶忠節公士成亦敢戰奪賊氣，而統帥宋慶者，巧宦臨二公上，實怯懦嫉媚，陰掣肘之。公嘆曰：使我與功亭併力，不使祝三扼我，賊不足平也。功亭忠節字，祝三宋慶字也。及和議成，公仰天大哭；不食者數日，全軍皆感動泣下！其後庚子之役，亦屢著戰功；敵人諺曰烈馬。今龍江馬將軍，亦以忠勇名天下，後先輝照，其亦聞其家風而起者乎？

甲午死難將士題名記 見二十一年一月七八九三日申報

甲午之役，我軍將驍卒情。內憂猜疑糾十餘萬無律之師，當梟猛方張之狂寇，遂至海陸潰裂，一蹶而不可復振；實我民族近百年來之大辱！今日恥痕稠疊，皆兆於此矣。然而華離破碎之餘，尚有聶士成連山關之捷，張錫鑾寬甸長甸之捷，台灣之割，尚有吳彭年徐驥大甲溪之捷，林義成嘉谷口之捷。而各地將士之赴難，往往一船之燬，一隘之失，同殉者至數百千人，之死靡它而無悔，至今有餘烈也！蓋忠義之說，時猶未全泯於人心，故尙能維持正氣於萬一。予讀前人史記，至甲午乙未之際，撫今思昔，未嘗不廢書而嘆也！烏虜！茲徵故籍，溯甲午乙未死難將士題名記一篇，爲後死者勸，爲赴敵者勵。題曰甲午，不曰乙未者，乙未之事，由甲午起也。

沈壽昌 濟遠艦大副游擊，朝鮮變起，倭虜朝王，絕海道，是年六月，北洋大臣李文忠公，命濟遠、威遠、廣乙三艦，翼運陸軍至牙山，爲賊偵知。襲擊於豐島海上，濟遠管帶方伯謙見賊近，惶懼匿鐵甲厚處；壽昌司舵，屹立不少動，已而托燈於賊砲，壽昌嬰殊創殉。

柯建章 濟遠艦守備。沈壽昌既戰殉，建章繼之，亦陳亡。

黃承勳 柯建章既戰殉，承勳繼之，亦陳亡。

楊建洛 廣乙艦管帶守備。艦受賊砲自焚，建洛及弁兵七百餘人同殉。

左寶貴 廣東高州鎮總兵。記名提督，時統奉軍六營，駐平壤；扼元武門嶺。八月，賊軍既逼近，統軍葉志超夜遁，賊遂合薄寶貴。寶貴故回人，遵回禮：先期沐浴，矢必死，盛服領頂，登城指揮，賊彈雨下，翎爲彈火所灼，只留一幹，仍不少動，旋中礮仆地，猶能言；以城下始殞。部將死數人，所隸卒五千人，幾全殉。

朱繼槍 左寶貴部將，佚其名，以善鎗，人以爲號。與寶貴同殉於平壤。

鄧世昌 致遠艦管帶提督銜記名總兵。是年八月，副海軍提督丁汝昌，禦倭於鴨綠江口大東溝海外，我艦疊殲，致遠亦彈盡受創。世昌粵人，素忠勇，海軍多閩籍，忌之，竟相視不救。世昌痛憤，決死敵，乃鼓輪衝倭艦吉野，吉野倭艦之鸞也，亟引辟，致遠中其魚雷，鍋裂，遂沈焉。世昌死之，同殉者二百五十人。

陳金揆 致遠艦大副游擊，與鄧世昌同殉。

林永升 經遠艦管帶，升用總兵。既合陳，破賊艦曰赤城者，並殲其艦長。俄受賊礮，發火，永升仍司礮攻敵。激水熄火，井井不紊，既見一賊艦，遂巡中流，似已受創，鼓輪追之，中水雷炸沈。永升顛裂死，同殉者二百七十人。

林履中 揚威艦管帶參將。既戰，艦創而膠，爲濟遠艦所撞，碎其舵葉沈。履中與弁兵百五十餘人同殉。

黃建勳 超勇艦管帶。超勇被賊燬沈，殉之，同殉者五十餘人。

徐景顏 來遠艦魚雷大副，右翼左營守備。中礮陳亡。

李直 永靖艦大副，左翼右營守備。永靖被礮燬，陳亡。

案：是役同殉者，尚有定遠艦管礮洋將，厄格路士，余錫爾兩人。

永山 黑龍江將軍依克唐阿馬隊統領。九月禦倭於鳳凰城，中伏，陳亡於一面山。

李世鴻 福字營幫統，隸總兵章高元部。十二月十五日，戰殉於藍平。

李仁薰 亦章高元部將。與李世鴻同殉。見善鎧筆記。

楊壽山 同上

賈君廉 同上

張世寶 同上

丁汝昌 海軍提督。是年大東溝之戰，海軍幾半殲。汝昌立定遠敵樓督戰，中彈，傷腰仆地；旋收拾餘燼，歸威海衛。明年賊攻威海急，二月，悉衆闕東口，蜷縮我艦，將士無鬥志，汝昌知無可爲，仰藥殉。

劉步蟾 海軍右翼總兵，中礮死。詳清史館本傳。或曰自縊死。

黃鴻壽清史紀事本末言如此。

張文宣 總兵，劉公島護軍統領。與丁汝昌皆主人船同盡之議。及汝昌死，文宣亦仰藥死。

楊用霖 總兵，字雨亭。威海既陷，用霖以手槍內向斷齧之間，彈發入腦，白漿潰出，鼻竅

下垂，經尺許，端坐不仆，賊驚以爲神。見林紓餘景顏傳論。

黃祖蓮 都司，與楊用霖同殉。

李奎元 魚雷艦管帶王登雲僕。威海鹿角臺陷時，登雲力戰，奎元以身翼登雲，中彈死。

見羅倬英

威海衛
塔師記。

楊紫雲 台灣軍務幫辦劉永福分統。台灣既割，臺人義不可屈，籌守備之策。賊疊猛攻，不

利，旋得奸民道辟徑，抄臺軍後路，紫雲戰殉。

袁錫清 新楚軍統領李惟義部將，戰死於臺南大甲溪。

吳彭年 彭年守大甲溪，設伏襲敗賊軍。後大甲溪陷，退駐八卦山，賊得土匪道攻，彭年力竭殉之。

徐 驥 臺南義民長。賊之攻大甲溪也，既敗於吳彭年，退渡河，驥設伏，乘半渡邀擊之，殲其全軍；其後又百計抵隄，相持數月，軍皆飢困；旋賊軍以全力攻之，驥力戰，每戰必居前敵，卒中斃死。

孫子堂 福建陸路提督孫開華子。佚其名，子堂其字也。糾義軍抗賊，以乏援，策馬陷陳，力竭戰殉於臺北三貂嶺。

以上可徵者凡三十人，其不可徵者，尙不知凡幾。遽常見聞陋陋，不足表揚忠義於萬一，尙望海內碩彥多聞，不吝教之，幸甚。

李世鴻傳

李世鴻字海珊，合肥人也。幼稟母虞教，讀書明大義。咸豐己未從軍，洪楊勢已大熾，與克復壽州六安之役，積功至守備。同治甲戌，臺人與倭人鬩，從福建提督馳往鎮撫，由竹坑山進兵，收復大龜紋溪內外獅頭等番社，擢都司，加游擊銜；內渡駐軍江陰，督建礮臺。光緒癸未中法之役，防堵臺南，援臺北，嘗夜半率兵由菱山間道躡敵後，大破之，奪還礮臺，獲法人軍旗器械無算。法人攻滬尾，守軍幾潰，復赴援，又破之。和議成，擢游擊，守臺南，理開山番事。丁亥，總兵章高元赴山東，檄領廣武營。甲午倭寇作，副高元援旅順，未發，旅順陷，賊海軍方遮遶海上，不易渡，乃率師變服，垂夜僂出；至大營口，畢渡，鼓角忽大鳴，賊驚以爲神。提督宋慶徽守蓋平，遂進駐牽馬嶺，分布未定，而賊已襲至；出奇，數敗之，賊爲披靡。一夕賊屬至，時別將楊壽山守東北隅，李仁黨守東南隅，而世鴻自扼西南，當賊中堅。陣甫交，賊忽東鄉抄擊，而東南賊亦卒集，我軍合不足四千，而賊則十倍之，彈丸如霰，東南隅突陷，仁黨死之。已而東北隅繼陷，壽山亦殉。世鴻被髮浴血，東望號哭，知已無可爲，獨抽繻刀陷陣，終以叢創力竭，猶戰數賊而絕。時二月十五日也。母

虞猶在堂，死難之前一夕，手書詔其子，誓必死，語不及私，第曰：善事大母，求自立而已。嗚呼烈已！

孫鉦傳 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申報

孫鉦者，壽州人也。以拳捷名於鄉。其鄉有石最厲重八百斤，能裹之，行百步外，不息不汗，人號曰：孫八百。鉦亦高自期許。吳清卿中丞聞之，拔任干掾。光緒甲午戰起，中丞亟請纓出關，鉦大喜踊躍，挈其徒百人從。中丞書生大言，實不習軍旅，聞礮聲先潰，失所在。鉦跌足涕泣曰，今何面目入關乎？獨率其徒跡之。不期與賊軍遇，賊軍近千人，鉦度勢不敵，退入林；與其徒舍騎登木，革舍翳而望。賊不可測，益軍圍林，分騎大索之，入林輒死。賊格於林，槍竟無所施。久之，賊亦寂不動。鉦與其徒謀曰：賊不進，知林戰不利也。不去，豈待礮至邪？礮至，吾儕無噍類矣。不如急突圍，猶可生。乃索騎連轡躍出，賊不及備，倉卒短兵接。鉦徒以腰刀奮斫，賊軍爲辟易。鉦度去稍遠，必爲火器困，與其徒力撓之；敵我參錯，紛拏搏拚，賊槍終不得發。賊大佐某，擅柔術，自躍馬當鉦，鉦瞋目大叱，揮刀橫斫之，人馬皆中創。日暮，手斫殺且百人，會章高元統軍至，遂得脫；失其徒十二人，而殺賊數百，賊軍爲之氣奪。然以中丞敗，不敘功，竟白衣歸老於鄉。

王遽常曰：武進翁印若先生，嘗爲先大夫言：鉦長身援臂，椎魯少言語，人亦不異之，

不圖其知之能殺賊也。先生故在中丞幕，與之稔。又言：中丞善射擊，每射，鉦必從。嗚呼！若鉦者，能得其主而輔之，則功何可量，乃竟淹沒窮老以死，悲已！

寧陵趙君傳 見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申報

寧陵趙君佚其名，貌侵，短小而長臂；有大志，喜言兵。讀春秋左氏傳，獨慕養由基之爲人，遂習射；能於百步外取人，百不失一。世方崇歐西火器，君視之，蔑如也。嘗得雕弓於古塚，脊有銘，皆蟲書，若可仞曰：生同功，死同雄，三千年，息土中。吁嗟乎弓！君寶之若命，未嘗去左右；或言火器之利，君目上視，大言曰：安足當吾弓？有善火槍者，約共射，君十發十中，發槍者不能半。君益自喜。光緒二十年，倭寇起；君挾弓慷慨請從軍，大府笑爲迂，不應。又陳攻守之策，亦不報，乃大憤。時遼陽已淪於賊，君潛往，淬毒於矢，日伏叢莽間，狙殺賊人；來往飄忽，死以百數十計，竟莫知矢所從來。及聞和議割台灣，君益憤，伺賊會曰大山巖者，兩發矢不中，殪其左右衛，遂被執，不食而死。瀕死猶荷呼我弓。

王蓮常曰：夫當國家危難之際，慷慨赴敵，惟義所適而已，固不必計器械之利，強弱之殊，成敗之數。惟知義，故趙君隻弓，可殲強寇。不知義，則百萬甲兵，曾不足以守寸土。世之較強弱器械而計成敗者，皆握齷忘義庸懦夫也。安有握齷忘義庸懦夫而可謀國也？而世

惟握齷忘義庸懦夫之與謀，此趙君之所以死也。悲夫！悲夫！今又何時乎？亦有聞趙君之風而自爲謀者乎？

旅順義句傳 見二十年十二月十六日申報

旅順義句，佚其姓名。其父賈，初非句，而假句以殺敵，遂以義句名。光緒二十年，倭寇遼東，陷旅順；禽獸行，閭閻騷動，句年將冠而小弱類十三四，日夜切齒腐心，欲得當以殺賊。一夕變服亡去，日乞食於賊營左近，會憐其幼，且慧黠解倭語也，使給事營中。無何，營中皆病瘥，死者枕藉，句亦奄臥。一日，忽扶床強起，持紙裹至後營，及水項而踣。昏瞶中，聞叱聲，則賊酋也。酋瞋目提其耳，狂叱曰：「豎子乃敢爾？句睨而笑，默不言。酋嚴鞠之，乃奮然起曰：『若以予爲何如人乎？予家富有，何至句？所以句者，欲殺賊耳！予誓寫劑久，天實奪若魄，入我彀中；今國仇已略報，死不恨，獨恨餘劑未盡，不能盡若輩狗彘耳。』酋問誰使，並姓名籍貫，句大咲曰：『殺賊固人人所願，何用使？予不耐刺刺與狗彘語，予生無名，旅順一句兒也。』酋欲徐探其實，句出不意，遽觸柱死。

王遽常曰：仲尼謂魯汪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况句之奇知殺敵，又豈汪錡比？且能棄富厚，遁跡韜名，以全其父母，忠且孝，知且勇，足以風百世矣。

二簡傳 見民國二十年十二月九日申報

簡大獅，臺灣人，或曰閩人而寓臺者。與弟大度，皆健俠以勇名。讀書能通大義，崇平等之說，雖備保與僑，亦揖讓惟謹。尤喜言忠義事，生丁叔世，痛外侮之日亟，常咄咄不自聊。環顧四體，慷慨涕泣，欲得當爲國死。嘗遊廈門，見一習胡馮陵吾國人，有袖手望而色若自得者，大獅遽進攔其頰而數之曰：若眎同胞之辱如無觀者何也？髮上植，瞋目回注胡，胡驚，逸去。光緒二十一年，倭割台灣，大獅大憤，誓不爲倭屈。與大度毀家募勇士，成一軍。苦戰年餘，卒不敵，竄泉州。倭督吾邊吏，索之急，遂更獲之，泣曰：我何罪而死？卽有罪，國法死，死不恨，奈何與賊而死我？我目終不瞑矣！邊吏竟與倭。倭人敬其義，目曰烈士。欲降之，終不屈死。死一月，大度復收餘衆與倭抗，亦敗死。

王蓮常曰：烈哉二簡，馮萬無可爲之地，知其不可爲而終爲之，其身雖死，其忠義之氣，固當歷千萬祀，摩盪於兩間而不磨，後必有聞其風而興起者，則身雖死而可不死，國雖亡而可不亡。嗚乎！今乃有視強寇之馮陵若無觀，有可爲而不爲，是雖生而猶死，不亡而先亡矣。哀哉！

滕將軍傳 見二十一年四月十日申報

倭擾上海，我死事者至數千百人。然亦殺賊過當，義聲動天地，而吳淞要塞參謀長滕公死尤烈。死四十餘日，始外聞，而褒恤不及，妻子竟無以保凍餒，天下聞而哀之。公諱久

壽，字祺之，貴州都江縣人。少雄武，有節概；民國八年，以貴州陸軍講武學校卒業生長貴州軍某排，累擢連營團長，嶄然出頭角。十五年入粵，主教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潮州分校。明年，長第十七軍第二師參謀，明年又改長第十軍第二十九師參謀，比有功。十八年冬，遂改長吳淞要塞參謀，在軍介然自異。嚴取與，恥私門，惟以死國勛所屬，位日隆，人以爲榮，公顧快快。聞東事起，常咄咄，益自淬厲。及寇侵上海，我十九軍既屢敗之，寇遂以全甲襲吳淞。砲聲聞數十里，煙火塞空，木石皆灰，五步外不能見人，要塞屢瀕危。公奉檄登砲台，未盡階，彈已及左臂，衣襟皆赤；衆勸退，不可；創甚，猶力戰；自辰至午，賊終不獲逞；已而砲火益加烈，彈洞左脅，半體皆糜，遂殉。二十一年二月四日也。年卅三有三。殉後一時，我以計覆其主軍，碎兩賊艦，賊爲奪氣。或曰公遺策也。

王遽常曰：是役也，某主兵先以懼死遁，倖亦不及；公之死，竟不能瞻其妻子，夫逃死猶不失其安富尊榮，一死并不能瞻其妻子，以萬歲千秋之數名，易一死，天下之至拙，寧有過於公者乎？吾觀公遺象，恂恂類儒者，此其所以爲拙者乎？悲哉！

台山李營長傳 見二十一年五月十七日申報

君諱榮熙，字某；姓李氏，廣東台山人也。爲人廉棲有厓岸，而接之溫然。少遊學東倭，有高譽，卒業於所謂陸軍士官學校者，冠其曹偶。倭甚我華人，每靳其奧藏，君則百計

探索之，倭憚焉。歸國思有所獻替於當路，多不省，怏怏隸某部；遂括絕一切，一以所蓄治軍。後改隸十九軍二十八師，擢長某營。民國二十年秋，檄赴章貢間，功尤著。其冬來滬，倭艦方絡繹海上，知有變，預戒所屬籌戰備。二十一年一月事發，婁大創之，二月十三日臘旦，賊作大霧，以數千衆偷渡蘆藻浜，襲我曹家橋陣壘；君首覺之，設伏摧其前鋒。其後賊來益衆，君殊死戰，大呼曰：此而不守，是無吳淞也。我目不瞑，終不以尺寸土淪賊矣。肉薄至於再三，我援軍始得從容至，卒獲全勝，而君竟以殊傷死，不及見。相從死者至三百餘人。

王遽常曰：吾國在清同治，始遣少壯習軍旅於東西海外，迄今六十年間，年糜數十大萬，前後奚翅數千人；而求其能殺身成仁不負於國家者，近得二人焉。曰韓旅長光第，一卽君。然光第以敗死，君則以勝死，君似勝光第矣。君治軍嚴，與士卒同飲食生死，有古名將風；而動烈僅止於此。悲夫！數十年間，廬得君輩一二人不負於國家，此則尤可悲夫！

金德海傳 見二十一年六月八日申報

金君德海者，山東某邑人。孔武有力，嘗怒摔人於數丈外。盜賊不敢正視其鄉。以卒伍起爲十九軍班長，每戰必創，創必重。曰：非創，無以見我之非怯；非重，無以見我之勇武也。歷從剿匪，比有功。倭寇我東北，君聞耗，爲氣塞歐血，日夜涕泣請出關。不許，復歐

血，如中風狂。日縛草爲賊狀，持博刀，且詈且斫，必殘敗而後已。或規之，則怒曰：我血沸矣！不殺賊；則有歐血死耳！雖然，我自不以有用血。瀉無用地，已而，已而！我終當得當以盡我血耳。今歲淞滬變起，奉命守廟行鎮，君喜躍，力請任前茅，斬獲獨多。偶嬰創，懼爲醫士覺，將沮其殺賊也，私裂裳裹之。三月一日，我軍徹淞防，羣起治裝，君獨蹲大壕中，不肯去。槍砲聲且近，趣之，泣曰：予胸腹已受彈，即去，未必得生，盍若在未死前，復殺數賊乎？遂解同伍大爆彈數枚佩之。並從容實槍，揮手悲歌送軍行。軍退里許，似猶聞餘聲激楚焉。聞者皆爲之流涕，而君竟不歸。

王遽常曰：此何生殺生爲予言。生則聞之十九軍朱營長紫朝，君紫朝部也。紫朝言時，猶泣數行下，曰：失十地尚可復，失一士，則何可復也。悲哉，悲哉！

六十七名烈士傳 見二十一年四月十二日申報

烏乎！自海上軍興以來，將士之死事者多矣，然未有如蕩蕩洪之役，決死者六十人赴死之烈也。六十人者，隸十九軍，多粵籍，不能詳其名氏。今歲二月，倭既襲敗不獲逞；十三日，復驅五千餘衆，誓必死，犯我蕩蕩洪之陣壘；勢如摧山排海，呼聲動天地；數里之內，血肉橫飛；我軍苦戰，自辰達酉，勢已瀕危。六十人者大憤，慷慨請決死，各纏巨爆彈環其體，並以火油濡上下衣，分伍潛入賊陣，突仆地搪掌，彈齊發，骨肉皆糜碎。賊出不意，當

者亦糜碎，遠近相應，倉卒中，以爲大軍襲至，遂大潰。我軍乘勢逐北，十餘里而後止。後十餘日，復有四十人踵此，破江灣之賊軍數千。

王遽常曰：昔人有言曰：殺一賊而死，足自償，死無恨；殺二賊而死，則爲國立功矣。況諸烈士之什伯於此者乎？吾知諸烈士其身雖死，其心彌樂而無所恨。念泯泯無所償而受死者爲可恨也。無所償而受死，牛馬也。世惟牛馬死之是求，不知殺賊以自償也，哀哉！

胡阿毛烈士傳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夜半，日寇犯我上海開北，我十九軍奮起禦之，凡三閱月，大小數十戰，殺傷過當，義聲所布，雖編戶之民，皆知爲國死；而胡烈士死事爲尤烈。烈士諱阿毛，上海市人，駕汽車爲業。初庸於秦姓，既執役南市消防會。平居深沈寡言笑，與人不款曲。及寇作；忽激昂喜論事，每聞捷報，踴躍曰：好男子不當如是耶？一日至虹口探其戚，虹口爲賊踞，紆道及中虹橋，驟與邏騎遇，露索得駕車憑，色喜作華語曰：大善，遂錮於別舍。翌日向明，四寇挾之登廣車，車中疊疊皆彈藥也，脅其駕往公大紗廠。烈士遽馳，將至，突旋轉向江頭，駛入江心而沒，竟與賊同命；時二月十八日也。嗚乎烈已，年四十有一。

王遽常曰：我聞之與烈士同錮同駕者尤三子言如此。又謂車行凡三兩，三子綴烈士後；

烈士行獨駛，車入江，激浪高十餘丈，天風驟起，觸岸樹樵摧作悲鳴。寇雖強悍，皆木立咨嗟爲色變云。又曰：烈士有老母，年六十餘，無妻子。

美利堅蕭德上尉傳 見二十一年四月七日申報四月廿一日庸報

上尉姓蕭德氏，名勞勃脫；美利堅華盛頓州泰科瑪鄉人也。爲人純摯而鏗俠，習馭空，有聲，任職於其國蓋爾飛車飛機歐西人初名飛車。我國湯時亦有飛車之製，雖不同，其名則甚古也。公司，主馭。旋來吾國上海，時服

居據蓋爾公司蓋爾君言，遂兼任我國馭空教士，與吾國習馭空者多契。今歲倭寇上海，見其殘殺無人

理，義憤之色，時流溢於眉宇。二月二十一日，忽變服至吳淞，狙擊倭飛車，碎其一據二月二十五日時事新報

於吾蘇民；倭見上尉至，遽上下進退而萃攻之，上尉知無幸，然猶從容力禦，碎其一車，殘

厥渠率據大陸報及泰晤士報，卒以殉，年二十有七據上尉致蓋爾公司之文告。耗聞，我國人皆震悼，國議追贈上尉

據大陸報，以軍禮葬於我國土，異數也。

王蘧常曰：我聞方事之殷，上尉語所親曰：我中立國人也，固無所袒於其間。第人類而見非人類之殘殺，我安能忍，我安能忍？我爲正誼人道計，不容與兩立矣；縱死亦心所甘，我何憾？然未死，慎勿聲，死則報我父母耳。據二月二十五日時事新報刊！嗚呼！上尉今竟以正誼人道死，上尉其無憾矣！然今之非人類之殘殺，猶日肆而無已，上尉其終能無憾乎？上尉以異國人，

而不忍我國人蒙非人類之殘殺，扶義而起，終至投死而無憾；以視同踐國之士，同食國之毛，獨熟視其國之人，宰割呼號而無視，或竟遠走高飛而以自保者，則上尉之死，有似乎不智，上尉其果能無憾乎？嗚呼！

行政院參議陸君墓誌銘

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行政院參議，上海工部局督察長，陸君炳元遇難於上海。耗聞，無間中外識不，皆驚悼；若喪馮恃，所屬多爲之失聲。殯之日，執紼數千人，連數郡皆至。繼君者，至今猶守君成法，嗚呼！君爲不死矣。君諱連奎，炳元其字，浙江吳興人也。世居綠家灣，務農桑，蚤失母；年十三，又喪父，族人挺其田舍，逐之，乃走上海，時當遜清末造。鄉先生陳英士都督，方結軍謀舉事，君入伍，未知名。辛亥，應工部局試，以掣擢拔距雄其曹，給事會審公廨，五年遷刑事處。主者以爲有殊才，拔任偵探。七年，領揮事，頃又擢貳巡官，既卽正。又二年，總領揮事，名由此起。六年，假督察長事；四年，真除。時二十有六年也。君善鉤距，能下人，所養多魁宿，與同甘苦，以故得人死力。上海爲天下郊，五方雜糅，劇盜點賊，牙孽於其間。薄莫塵起，往往狙伺探丸越貨，俾倪金吾，不可爬梳。及君總揮事，鷹擊毛摯，數年大刮洗。嘗率屬捕劇虜，門焉多死，君獨身掩入，禽其渠；渠舉火器，竟不得發，若有天焉。其他蹈險如夷多類此；君益自奮勵。乙丙丁戊之

際，持質規財之盜毛起，中有魁率爲發縱，詭變百出，莫由蹤跡，初致殷富，寢及於巨宦；偵騎四出，而無誰何；當路者大懼，一以付君。君陰部署，外示暇豫；盜不可測，卒連蹕其窟穴。禽必滿品。不二年，盜風大戢，海上戴君如神明，雖婦孺罔不知，盜賊每謂遇君必無幸，至以相祝詛。某歲，南郡某公爲盜傷，大索不得；君立致之。辟行政院參議，自此名傾天下矣。及東事起，事益放紛不可理；君憂之，懼有所漸染；以體弱請老，當路不許。曰：倚君若此，必五十而可。其後事愈棘，所親以爲言。君慨然曰：我可死者數矣，而卒不死，死生命也。我知盡我分竭我力而已，夫何言。瀕難前一日，置酒高會，出管鑰屬所親，意惻惻，若前知者。年廬四十有九。嗚呼！君貌魁瑋，個儻多奇，甘耆好惡若性成，然慈惠好施；食客常數百人；急人患難，若己有之。散鉅萬，無所概於心，遇惻獨鯨寡尤有恩。在職凡二十有七年，先後膺獎章之褒至百餘事，未嘗自矜伐，恂恂若不足者。義之所在，雖萬死有不顧，其俠而有儒行者邪？考諱桂生，妣某，配張徐，皆有閭德。先君卒，子二：家駿，家驊，爲國學高材生；彬彬知守禮。孫一：林森。女四：長適同邑吳煌，金陵大學農學士；次適鄞謝文元，國立軍官學校卒業；三四未字。孫女二：林於，林琴。家駿與予善，家驊及三女蘋，又辱與予遊，將歸葬於其鄉某某之原，涕泣來請銘，予不敢以不文辭，敬爲之銘曰：

儒與俠與道一貫，漆雕出孔傳武健；後儒能儒俠乃胖，分之兩傷失獷悍。君其庶幾二難辨，風雷入手神鬼眩；摧奸伏慙府萬怨，掉脰不顧惟義勸，半駕而稅天憐憐，身可滅磨靈不泮。

錢步恆祕書傳

吾嘉興王氏與錢氏，姻婭般牙，蓋不可僕指數。至步恆君，蓋五世矣。君於予爲丈人行，然年相若。少同嬉，長同學，相視如昆弟。在鄉學時，同習稿書，自史游象象二王以下，務盡其變。更旁及篆隸草勢，若乙亥鼎，魯峻碑陰，流沙隊簡等；欲以融會貫通，治爲今草；又學爲詩詞，必出奇以鬥勝。嘗一日兩譜驚啼序投君，君夜半報之，示不屈，詩亦移出險韻，投贈無虛日，僮僕苦焉。其後君遊滬上，予留無錫，相去二三百里，音問遂日疏。及予至滬，以所處極東西，見又不可頻，偶一晤，各衣食於奔走，亦不能盡所懷。君每感唱舊遊，謂鄉里唱和之樂，不可復得。予聞之，大笑以爲過，不謂未一二年而東事起，蝦夷內犯，君竟離難死矣。寇初犯滬，君即歸里，及邑城陷，又先期匿窮鄉，猶不廢吟詠。一日寇入鄉，君不及避，強之負重；蹣跚行，示不勝。寇已許之，君遽馳，寇怒，發彈傷背，猶疾行歸，寇尾之，又加刃焉，遂殉。予聞耗大悲，屢欲傳之而未果，及東寇降，君從子濤，予表弟海一也，請爲傳，予不可辭。君諱鏞齡，步恆其字；考諱發榮，兵部員外郎，善書。從父諱駿祥，善詩。君蓋得家學爲多云。初主教中學，繼爲上海法學院秘書，皆有聲。子二，

尙幼，有詩詞集藏於家。

王蓮常曰：寇初起，君即動色，謀避必先人，卒與禍會，豈非所謂命哉？君俊儉慈謹，且世有厚德，宜若可免，而所遇之酷乃如此，夫所謂天道，果有耶不耶？命與天道，果有不相警者耶？嗚呼！

許心魯殉難事略

倭寇陷無錫後之三月，始聞心魯闔門殉難之耗。既哭之，欲記其事而不能詳。去歲寇平，予至錫，遇徐君萬里。萬里言：寇初至，心魯先期舉家避席祁，及邑城破，或請他徙，君考曰：地迂阻，非兵家所必爭，宜若無害。寇且迫，我軍西次，令人民從行，則又曰：我儕小民，無拳勇，寇必不離。君苦諫不可，鄉人以君考爲望，亦多不行。迨寇至，勒合村男女，無少長集廣場，圍殺之，無一幸免者。君創其幼子，與其父母昆弟及從兄弟同殉，凡八人；同村罹難者至八十餘人。時民國二十六年夏正十月二十三日日加申也。心魯年僅三十有七。明日寇焚積屍，揚其灰，嗚乎酷已！又一從弟已遠行，聞耗歸，至三十二年，復爲寇所殺。於是心魯曾大父以下子胤，無一存者矣，爲尤酷已！君姓許氏，諱師衡，心魯其字。與予同學國學館，時同館二十四人，能通絕國方言者，三四人而已，君其一焉。肆之尤勤，爲人恂恂，與物無忤，予輩五六人者，喜高睨大譚，君旁坐，不置一言。或問君折然不，每微

笑不甚答。既出學，爲西文教師於邑西梅園豁然洞讀書處，數年，同學皆年少盛意氣，多驢首信眉求一試，君顧夷然無所動，日周旋於童稚數十人中，雖曉口瘡音，仍若有至樂者。其謹愿恬淡，無愧乎古之君子，而所遇之酷，至於此極，誠非常理之所可測矣。其鄉人言，君考習形家言，謂大考妣塋域不祥，發而分葬，不一年而難作。以是君曾大父下無子遺，此則求其理而不得，而強爲之說歟？予疑天理之有無久矣，人之所向，天之所存，人而無理，天於何有？至於君而益信，則君之善而得禍也固宜。噫！君考諱舜選，兩弟曰中和，師文。配華。女四，先期他適，得免。民國三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記。

王光遠家傳

平湖王君光遠，名之燿，字淳侯，號燿飛，光遠其別字也。生而端謹，聰穎異常兒，四齡已識字千名，勝衣就傅，目數行下，自庠學而序學而國學，無不冠其曹偶。國學十餘所，於南曰中央，北曰清華，歲與試者輒數千人，而額少，號難中，君皆高第。以清華雖其親遠，就學中央。中央多老師碩彥，無小才君，君益蹈厲奮發，作勵志篇以見志；鈍擊古茂，類魏晉人。瑞安林公鐸都講者，宿學自矜重，論文海內無可意，顧雅重君。常曰：王生非特其文，又竺內行，緩急可倚恃。都講善怒，與負圓罔養有時譽者言，輒氣湧面赤目上視，得君一言，無不解；卒以女字之。會東事起，國學多內徙，君間關數千里，往卒業，授文學

士。歷應中國航空公司郵政局高等文官試，又皆膺上選，父老多以遠到期之，君亦自許。以光遠字行，駸駸且鄉用矣。民國三十年冬，自滇赴陪都，竟以覆車卒，年才二十有五也，傷已！都講已前卒，遺命必待王生歸娶而葬，而君竟不歸，則尤可傷已！君高祖諱大經，清道光癸卯舉人，湖北布政使；曾祖銘貴，河南中牟知縣；祖積洪，安徽補用知縣；父善梅，聖約翰大學文學士。君於學，喜剖析名理，精小學，所爲詩文辭，清真善往復，余檢其遺書八十五通；皆亂中上其父母者，縷縷慮家國事，亦裁整周匝，有古意。自言雖流離顛沛中，未嘗一日廢書，又曰：天下不終亂，冀必成吾志。嗚呼！使天縱其才，非古人迴絕之境，無以處之矣。

王遽常曰：君母氏高，吾姨姊妹行也。王父則與予兄同官，高王父復與予王父予考有雅故。姻舊磐互，蓋於今五世矣。君之卒，君父汝羹學士哭之慟，必欲余爲之傳。曰：光遠昔嘗以不得從子遊爲恨，子傳之，光遠志也。予於君未嘗一面，然予媚時時繩君美，去歲予媚遠嬪滇南萬里外，與君邂逅，馳書稱君好學過昔時，且明達事理，足任大事；然往往獨居深念，常若重有憂者，君固有不得已者在邪？則予之可傳者，君之學與行，而不可傳者，君之志與心；予果足以傳君乎哉？君鄉人言：君家有世德，天必大其後，及見君，皆以徵天之信與仁；夫既厚其才矣，而復靳其命若此，天果仁且信乎？予傳之，又將何以塞君父之悲，而

聯其鄉人？

海寧吳子馨教授傳

見三十三年六月十七日新聞報及三十五年七月第四十五期國文月刊

甲申閏四月某日，餘姚丁夢悟書來。曰：子馨死矣。余驚慟失聲，既爲位而哭，乃爲之傳曰：君姓吳氏，諱其昌，子馨其字，別字正厂，浙之海寧人也。少失父母，依姊居桐鄉，自幼知刻厲。八歲日記數百言，長好辯論，卓詭出人意，然必以正；矜氣不肯下人，然能服善；遇事激昂，僇仆無所辟。十七受業太倉唐尙書師之門，與余及唐立厂蘭善。初至，誇布衣，負巨區，踉蹌行大雨中，直入橫舍上坐，即發書讀。與人不款曲，舍中人皆目笑，君自若也。十餘日，始狎語，博聞彊識，喜爲通俗文。論必稱時賢，余與立厂大詬之。立厂刺刺舉先儒治學法，君低首不復言。自此遂治經及小學，既又好讀有宋諸子書，考其史事至勤，作程明道李延平謝顯道諸年譜、朱子著述考、兩宋學術史，各若干卷。予謂理學而尙考據，自君始，立厂笑爲外道，不顧也。常以閑道自詭，與人論經，一宗朱子，不合輒上氣。予與立厂著淫詩辨，破朱子集傳之說，君終不服。嘗作朱子理學講義，累數十萬言，立厂舉班孟堅刺傅武仲語，君立刊削，一夕定。辛酉壬戌之際，邊事漸亟，君擬上當路書，纒纒數千言，不終朝而具草。尙書激賞，改杜語謂之曰：吳生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

奇才。時君年最少，同舍生皆大驚，有林某嘆喑宿儒，恃才欲詛君，終莫能難。既卒業，予爲飢驅，佐尚書講席。立厂亦謀館穀，走析津，君獨至清華上庠爲研究生。梁任公王靜安兩先生大器之。始爲三代鼎彝及殷虛龜契之學，先後有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文原兵器篇、殷虛書契前後編疏證、金文歷譜、三統歷簡譜，各若干卷。西人爲漢學者妻引其言，在上庠時，嘗聯太學生數千人，上書訟執政，幾得罪死。事方殷，猶作兩宋太學生干政考一卷，其造次顛沛不忘學有如此。及都授清華，憤國事，合門絕食，自此名傾天下。旋移席武漢大學，道出海上，予訟其沽名，君立自責。後凡三至，酒酣耳熱，論國事，未嘗不嗚咽流涕。予曰：事至此，吾輩當思爲鄧高密，爲諸葛忠武，爲劉誠意，卽不然，亦當爲文信國，張忠烈，奈何效謝皋羽之慟哭邪？君爲收涕，又自責。及兵事起，聞君攜家溯江西上，居蜀之樂山，倉卒中猶爲予策進止，其後竟無一字以達。於今蓋八年，予尙儉生窮海，幾無以自存，而君竟死矣。君與予論學，往往累十餘紙，創治學三階之說，於至蹟之中，求不可易之理，以爲惟考亭與亭林二賢始足全此而無憾。其所述作，皆能不誣其言，縱其力，蓋不可限其所極，而竟止於此乎？君之病，予不能知其爲何疾，歿不能知其爲何日，喪不知其何以歸，家不知其何以爲生；君丁喪亂，於家於身，宜若無所戀，惟君夙昔之望，慷慨流涕寤寐以期者；竟亦不能少待，而遂一瞑不視乎？悲夫，悲夫！君少予四歲，弟畜之，卒年僅四十

有一，配同邑何，無子，撫一女。

王遽常曰：君長身庭瘠，一目視不能寸，削頸，有文如龜裂，常自虞不壽，無所成名，以此學益奮。同舍生丁君善相，一日笑撫其背，謂不能終晚節，君氣湧面赤目上視，指天曰爲誓。性好游，足跡遍中國，所至必與通人學士上下其議論。嘗抵書曰：我終無以易君與立，今君卒能立節成名以死，雖死而可不死，真能不負其所言。而予之無似，果能塞君所望，而不負其言邪？此則予傳君，益不知涕泗之何從已。

案此傳作於賊中，欲布諸報章，用彰忠靈，親故皆謂語太直，且賈禍，持不可。余曰：爲子馨而得禍，亦心所甘，遂寄諸報館，皆不應。惟新聞報主政嚴謬聲先生讀之擊節，立布之，復刊余新蒲集中詩，卒亦無恙。然終不知子馨卒期及致病之由，時以爲憾。及去歲秋，日寇乞降，同門張君壽賢自渝來書，述侯君苦圻言，子馨喪亂以來，從武漢大學辟地樂山，主史學講席，飲食風土異宜，益以悲憤國事，猝病肺；然猶不廢著述，及病日深，著述益力；臨命前一月，尙應當事約，作梁任公傳；都五十萬言；力疾從事，氣若不屬，家人請少休，每自諱非療，勿介意，終至不起，綿惓時猶不自信，荷荷呼：何至此？何至此？其歿爲民國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也。可補余傳所不及，丙戌初夏記。

松江吳鏡秋先生家傳 見三十三年七月十八日新聞報

民國初元，國家厲行新政，郵傳尤視爲急務。招商承立電柱，累數百里不絕。柱必巨材，材必數千百章。修陞大小有制，飭材不中程，所喪往往大萬，以此皆觀望莫敢承。松江吳先生者，以儒生營木業，奮然曰：功令何可緩，立起應役。先生故精曉人術，凡所郡料，能無毫髮爽。每省視積材，中立握算籌指畫，諸商圍立俟進退。舉凡數之盈肭，與材之中不，可翹足決。皆睥睨俛諾，不敢問一辭。人或窮日夜布算，卒莫能易，事立辦，以此名傾東南木業間。同業有竊效之者，終不獲窺其奧。先生亦未嘗自隱，常語人，人亦不省，自後立柱非先生莫屬。東南郡邑有大興作，同業皆咨而後行，尊曰夫子而不名；雖大吏縉紳，亦多知先生者矣。先生緯傳祿，字鏡秋，先世以財雄，環其居泗涇九里，無它姓業。然服儒素，樂善稱鄉里，大考某某，以好客傾其資；考某某，始棄儒就商，營木業，先生承世德，初習儒，從某廣文學爲制科文；廣文嘗叱於父老，謂功名可指取，願一旦不樂舍去，繩父業。年二十六，主計海上行家，既而集貲自創號曰昌泰者，自爲行頭，日有聲，卒以起其家。先生於算數，未嘗深究九章四元之說，而每與閤合，能以至簡御至繁，罔有差忒。嘗曰：吾悟得者常六七，而由參驗者亦十三四也，而法竟不傳，惜已！比歲軍興，或厚居積，或以財物資賄人，輒致鉅萬；先生株守日困，終不悔。人或強之，先生以死誓。嘗語所親曰：日者謂我年不過五十九，信若此，不得見九州之同矣。爲嗚咽流涕，竟以民國三十二年

五月十二日卒，配青浦沈氏，子三：長丕績，次丕行，三殤；女三：長丕文，次三殤；孫中強；孫女三：企南、詠南、召南、皆丕績出。

王遽常曰：丕績嘗辱與予遊，故知先生審。去歲有謀爲先生壽而請爲文者，先生執不可，然以是知先生益詳。先生平居恂恂，僂僂循牆，若不勝衣。然義之所在，雖危難顛沛，殫發蹈赴，未嘗有猶豫撓屈之色。前歲冒禍內流亡，脫手千金如敝屣。去歲業大壞，庸賃尙數十計，終不忍去一人，其赴義安仁有如此。丕績績學能文，爲大學都講；不行亦謹飭足自立，皆有先生之風。則先生生平之志，所鬱而不可見者，必將有時而可見；而家祭之告，宜不在遠，則先生之憾，亦終有時而可釋；是則先生雖死而有不死，雖憾而可無憾矣夫。

胡伯強家傳代

東事起，浙東獨能苟安，義士多由此內渡。至壬午夏，乃卒有金華之變；寇機四出，施炸，義烏庠序所萃，被禍尤酷。吾友餘姚胡惠恩之冢子伯強，方游學其地中國中學，距卒業廬一月，竟於五月二十日罹難。身擢十餘創，要下腸出，猶冒彈火至其鄉，歷治不愈，就醫海上，要傷終不合，以十二月二十九日卒，年二十有三。伯強有大志，其生也，惠恩夢關忠義侯以朱紱賜之，因名關德，字曰中興，伯強其號。七歲就傳，十五卒業於其邑東山錦堂鄉學，十八又卒業於上海南洋初級中學。時海氛日惡，東南相繼淪陷，海上號樂土，笙歌猶微

夜，無改承平時，辟兵者羣趨焉。裘馬少年，尤留連忘返；伯強顧鬱鬱不能自聊。一旦慨然辭其父；隻身走浙東，父不能止，將謀授室，去不顧，卒殉義於千里外，臨命無悔色，可謂能自遂其志者矣。嗚乎壯已！

舊史氏曰：惠恩言伯強平居無異常兒，然能自勵，故於學屢冠其曹。又言性倔强，志之所在，雖父師不能奪，毀齒已然。嗚乎！此其所以能自遂其志者乎？惠恩二十年來，初哭其母，繼哭其父，又哭其妻，皆乞予傳其事，今復涕泣請傳其子，惠恩之心何如也？而予以耄老遜荒，久視於喪亂之中，爲君家記三世事，予之心又何如也？噫！

畢君貞甫傳

畢君諱壽頤，字貞甫；籍太倉，秋帆尙書五世孫也。自其曾大父居吳縣，遂爲吳縣人。少孤，育於大父，蚤慧有深思。年十二，遍五經，通毛詩小學。民國九年，吾師唐尙書創國學館於無錫，余與君同試；首經義，時士不說學，經訓尤荒落，與試者凡餘千人，多瞠目腐豪莫能下，君獨纚纚若不可窮，同坐者皆驚視。君權爲所襲；改作古籀文，尙書得卷，大異之。余初謁，稱之不容口，一見遂如平生歡。自後月試歲試，余與君相角逐爲後先。余鄉人唐立厂蘭，文怪麗似龔璚人，隱然成鼎峙，同舍生指目號三傑焉。三人者，食息行動必俱，俱必上下其議論。君莊諧間作，有匡鼎之風，聞者忘券，往往漏盡不止。余與立厂治學，言

經喜先秦二十一博士之說，小學則旁及半骨鼎彝石室隊簡之文，務奇以譁衆；君則一本鄭鄭，硜硜守先儒故訓，不敢失星黍。嘗私語余曰：學不必奇，惟其是。余大聽之，自是交益密。一夕乘月循西溪，登九龍山，坐危石，望太湖，余誦陳子昂登幽州臺歌，君和之，聲激楚振林莽，宿鳥皆驚飛。君忽愀然顧余曰：學必斬其用，而用不必學，將與人爲徒乎？抑與古爲徒乎？余大言曰：寧與古爲徒，君默然。將出學，意尤惘惘不自聊。同舍生設餞，酒後必慟哭。旣而別去，所如多乖迂，低首就館海上某公家數年，一旦意不樂，去而鄉居。及東事起，君常往來於章貢淮泗間，駸駸得柄用矣。余爲誦王仲宣登樓賦風之，君故若不解。已而泣下，終絕去，遂不復見。竟於三十三年夏以飛行遇警暴卒，年五十有三。母尙在堂，配林，善病；子劭年，尙幼。嗚乎傷已！著有度萬樓叢稿若干卷，藏於家。君長余與立，八歲，皆兄事之。其卒也，旣爲位而哭，悲猶未已，乃傳之如此。

贊曰：昔王景略事前秦，君子不之過，而過桓溫之不能用；蓋士懷利器，必思一用以自見，欲用而不得於正，則或出於變；其變也，苟無負於家國，於澤民一也，則君子以爲猶正也。且其雖事秦，至死猶惓惓於晉，則其爲秦也，猶之爲晉與？我於畢君亦云。

梅縣李君續川傳

君姓李氏，諱崇元，字續川，廣東梅縣人也。世席豐厚，昆弟多駿發取功名；或至總師

干，君獨恂恂，無所說。早歲從桐城馬通白參政其親受古文義法，參政教之治經曰：文章末也；士以德行為本；進德修業，舍治經末由，因又從受周易毛詩，漸及於他經，於是竺志信古，矩步矚趨，以爲學統相傳，無異一王之正朔，莫可踰越者也。初君喜三蘇論議，既又旁及各家，凡數十種，丹墨殆徧，分肌擘理，一以義法繩之，尤稱韓歐王之文；漸及史漢騷選，日課四十葉，至是始一意治經；時有述作，而文亦日進；嘗曰：予之耆文，一若癩疾之在身，久而彌甚，其將與吾身俱終乎？君既出參政門，參政以古文有天下大名，世所稱桐城宗子者也。顧君論文，獨不言宗派，以爲桐城宗派者，出於友朋一時諧笑稱頌之辭，非若墨之有鉅子，釋之有宗祖；及暖姝者爲之，遂謂天下之大，千載之遙，舉無以易吾宗。於是道始隘，而文始衰矣。故爲文含翫衆長，不名一格，君之所以自律者以此，而其所以告語其徒友者亦以此。歷主海上諸上庠講席，褒然負士林重望，海內老宿，若章太炎、王晉卿、李審言、胡樸安、張詠霓、諸先生，皆折節與爲平交，上下其議論；義之所在，必伸其說而後已，未嘗少抑讓也。中歲迫喪亂，頗困於貧，然猶不廢文，有作必相示。民國三十四年春，忽隻身走屯谿；屯谿者，與東寇窟穴地相牙錯，義民常恃以內渡者也。君欲立講舍黃山下，收義士之無歸者；余聞而壯之，不意未三月，而君竟以洞泄失醫死矣。臨命猶執卷，年僅四十有八，父母猶在堂，遺子女四，皆幼，傷已！

王遵常曰：君有資地足以致厚祿，卽爲時世文，亦可弋高名，顧皆不爲而獨硜硜抱遺經，守文章義法，以自老於寂寞之鄉，甘冒笑譏而不悔，則其貧困而死也固宜。雖然，君自此遠矣。

先生妣事略 見三十四年四月鉛印本三十五年某月某日正言報

先生妣顧太夫人諱文寶，世居同邑鳳喈橋，事外大父母以孝聞。年二十四來歸，時先大父典簿公猶在堂，先妣沈太恭人病瘵日篤。先大夫遊幕常在外，奉甘旨，量湯藥，繫先生妣是賴。沈太恭人字如女弟焉。太恭人歿，先大夫參長白瓜爾佳文忠公榮祿北洋大臣幕，舉室北遷，踰年生大姊遵常，六日而典簿公卒。先生妣居喪一如禮，旋大姊以痘殤，大兄邁常年已冠，就國學。先大夫切望少子娛膝下，先生妣視於天后宮，明年庚子，生不孝。十八日而遘義和團之亂，間關奔命，嘗午夜行叢尸中，羣盜方毛起，殺人如麻，聞兒啼，且無倖；先生妣懷不孝點禱，不孝竟不啼。十月南歸，是年先繼妣金太恭人來歸，凡井臼勤苦，一以責先生妣，先生妣未嘗有違言。及先大夫奉檄嶺南，歷治劇邑，祿少厚，先生妣未嘗私請一錢。冬被陝陞，常以擁不孝，而不能自掩其要背，自此嬰要背疾日劇，然猶自厲；雖居官廨，每雞鳴而興，斗轉而息。一日中夜飲泣，不孝驚起，撫不孝曰：兒無驚，我無不可忍，惟期責報於兒，不孝亦泣。然年幼，不知其言之悲也。夙持觀音齋至竺，偶有橫逆，輒默誦佛號不之校。不孝既就傅，歸必請先大夫校其課，先大

夫愛不孝甚，每飲酒，必使傍侍，質書中疑誼，對中旨，則浮一大白。先生妣輒目不孝而笑，加嘆咻焉。鼎革後，先大夫挂冠歸隱，爲吏廉，幾無以辦嚴。先生妣篋無新製，質什器，爲不孝置一衣，而已則敝縕如故。歸三年，而金太恭人歿。金太恭人生叔弟蓬常，大妹葆常，季弟蘊常，叔弟前殤。病革，視大妹季弟，顧先生妣而泣，先生妣亦泣曰：所不視如吾子者，有如日。時大妹僅十一歲，季弟九歲，自是至勝衣，衣食必躬理，中夜聞風雨，必起視，病則尤皇皇。季弟年十九中時癘，先生妣互三夕不寢，窺則皆手治，徧購於上下神祇，額爲墳起。及殤，哀慟如所生，平居接人，無恩怨，無親疏，無貧富，無上下，聲衷於誠，未嘗一言及人私眚。持躬端重，不外激爲喜怒。及不孝既出學，交天下士，執教上庠，授室抱孫，始時時有喜色。每謂所親曰：余不自意乃有今日。不孝寓海上，請迎養。以先大夫竺老畏行旅，亦終不行。逮先大夫捐館舍，始就養。然往往念大兄丘嫂不置。及大妹遠嬪滇南，亦然。性好潔，年六十外，猶親澣濯，未嘗假手僕人。不孝請少間，卽怒曰：欲予枯坐木人若邪？少失學，然喜詩歌，能誦唐人律絕句，尤愛杜少陵蜀相廟及西鄰詩，常以授諸孫。述先大夫教曰：一忠一恕，天下惟忠恕之道，可以貽子孫。比歲軍興，無時不以悲天憫人爲念。不孝嘗兩却聘，則大喜曰：真吾子，真吾子。雖極窮困，不以見顏色，去歲春，病消渴，日委頓，請謁醫，則強自振曰：予固無恙，夏轉劇，醫言不能

涉秋；至秋無恙，醫言殆難涉冬；至冬無恙，并涉春亦無恙；不孝昏瞶，私喜醫言不驗，謂康復可期。今歲以來，日延醫進藥，先生妣私謂婦沈曰：若夫誠魯，乃不知母年壽邪？然不可使渠知，恐傷渠心也。痛哉！易簣前一刻，猶呼進露，聲清越無異狀，旋反席，轉側未安，遽上痰氣，竟棄不孝而長逝矣！嗚呼痛哉！時民國三十四年四月三日夏正二月廿一日日加子也。距生於清同治十二年八月廿四日，年七十有三，稟賦素健，王，少疾疢，雖歷困厄摧挫，而能有以自勝。常曰：兒克揚名顯親，則我目瞑矣。其屬望於不孝者至如此，而不孝不肖，不能仰副於萬一，又病直亂離，不孝不能治生，并醫藥亦不能盡其心於萬一，竟日視委頓羸困以歿，歿又不能自盡於喪祭之禮，此尤不孝終身之痛；罪且上通於天，而自以不可爲人者也。天乎酷哉！男遽常泣血述。

楊大雄烈士殉國碑記 見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新聞報

嗚呼！自民國二十六年軍興以來，慷慨赴義；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者，何可勝數。然有以書生爲韞譯，無尺土之守，一伍之寄，而亦蹈死不顧，若楊大雄者，則千萬無一二焉，爲尤可發異悼嘆者也。君爲我交通大學四年級生，三十三年春，與國美利堅軍大集我西南，政府徵高才生爲隨軍象胥，君與焉，隸七十九軍。自後衡陽、邵陽、獨山、全縣、宜山、融縣、柳江諸役，君靡不從，從必列前茅，與士卒同生死。衡陽之役，日寇蜂屯蟻

傳，我軍困躡山谷間，潰圍西出，左次邵陽，而桃花坪，而洞口，軍長死焉。君方從美赫倫上尉駐守雲母山砲兵營。比退，猶從容窟地理砲，然後行，行且顧，爲泣下霑襟，上尉異之。獨山之役，君從二十一砲兵團馳援。三十四年春，我軍始出擊，君從團與二十九軍爲犄角，疊克獨山六寨南丹河池宜山，而直搗柳江。當是時，君兜鑿挾機槍，從大車馳驟萬山中。梅疾風，沐甚雨，數閱月無倦色。柳江之攻也，君已假歸，中途過美砲兵上校柯伍德，強留之曰：事方殷，非君莫可以任艱鉅者，乃復從行。六月二十一日日加未，從上校等乘廣車偵敵陳，摩壘卒遇伏，竟殉國。同殉者二人。後三日，始得其遺骸於南丹境亂山水溝中，已支解爲五，年僅二十有五，嗚乎烈已！夫君無守土責，雖敗無死理，而君不愛死，常殿行，旣勝矣，且已假行，宜益無死理矣，而竟殉友以陷伏。同陷者七人，四俘而三死，則君亦宜可不死，而君竟死矣；在君爲死義，無所恨，獨念以君之才之德，而不能究其用，爲可痛也。俘者曰：陷伏時，君首執槍下車禦寇，中彈後，猶荷荷呼殺敵，嗚呼，壯已！君上海洋涇人，以第一人卒業於省立上海中學，復以第一人入我大專爲機械系生。二十九年春，嘗集會聲討南都閔位入獄，一時義聞動東南。三十年冬，日寇陷上海租借地，大憤，以爲義不可留，遂間行至陪都。入我渝校，每冠其曹。予識君於樹人中，以爲溫溫有君子之容，而不知其感激踴躍壯烈能死國也如此。父立人，母薛，猶在堂。君殉國後十二日，葬貴陽美軍公

墓。又一月，而日寇降，明年同舍生謀所以永君之傳者，來乞言於予。予曰：君之死國，吾校之光也。爰伐石立碑於校，爲表而銘之，銘曰：

松柏之貞，與卉同春；不有歲寒，堅脆孰分？矯矯楊生，救也猶人，天降喪亂，乃猶乃薰；一夫崛起，勇奪三軍；金革可衽，義泣鬼神；自古有死，浩氣常存；不見麾下；槁死曠聞。嗟吾楊生，世莫與倫。予此奪彼，猶天之仁；生也奚憾，碧血如新；魂其歸來，光我霞門。

悉將軍傳

悉將軍率者，不詳其自出。或曰，其先爲神農師曰悉諸；有功錫士，子姓徧天下。在夏有佐公劉治邠，與百姓親附；在周有仕於唐，率民以儉；風人紀其功，皆嘗銘之聲詩者也。故邠與唐爲族望。其別有青列氏，趨緄氏，葦氏；葦氏爲大，自謂出共伯和；共伯和代周有天下。宣王興，又讓之，史所謂共和之世也。其後入楚，遂以國別爲葦氏。將軍出葦氏，承祖姓，仕宋徽宗朝，初高隱不履城市，行吟艸野，意泊如也。上重其名，用殷高宗求賢故事，得諸巖穴中，勅爲將軍，甚見親幸。其後從昆弟以將軍故，膺將軍號賜甲第者，至數千百人，然不能和協。甚者害其寵，縱挑撥，由是益不相能，見必疾鬥。上知之，使各張一軍，不相統屬；將軍尤桀武，號曰帥以寵異之。將軍昆弟，感上恩，爭效死焉。每秋風起，上輒親臨校武，雖碎身裂腦無悔色，上亦不甚恤。人民化之，亦競收其徒屬，鵠其生死作博

進；然勇於私門，而怯於公戰。金人之難，竟無一人死國者。高宗立，皆罷逐之。將軍死後百餘年，有孫贖賈似道，亦致身爲將軍，常與消搖湖上，置國事不顧。似道既貶死，宋隨亡，將軍不知所終。明宣宗時，嘗詔求將軍後裔，築廣舍招之，皆金碧。一時干進者，多冒將軍子姓云。

太史公曰：吾嘗適楚野，遇將軍子孫，猶能勤民勸織，不隳其家風。然好勇鬥狠，俗猶不改，雖冒蕤氏共和之美名，而自殘不已。吾恐好博者之乘其後，而終亦其族爲可悲也。故具陳其祖德，怪將軍不能繩之，而流毒於後，被惡名，以爲後人戒云。

上某先生書 見世界文化雜誌第四卷第一期

聞先生有邪卿複壁之厄；系念至於子夜不寐。昨與不仲在榮康密計，竊意公心無他，則一時之是非，自有大白之日。故是非不必問，惟當爲異日大白地。此間爲是非所叢，必不可居，不如南圖香山，徐作歸計。故鄉風月，大勝六朝山水，公其有意乎？如此則可不自白。頃謁晉陽，謂某某數君，皆可資行轡，濡者事之賊，幸卽裁決。先生向以節義教生徒，非歲寒無以見松柏，此或天欲以見先生，則其厄也，乃其所以成乎？不具。

與某君書 見同上

前日晉謁，過僕所期，不圖三日未得一字，豈台從猶有所疑乎？君子行事，當問義不

義，不當問利不利也，惟義，則雖舍生亦所不顧，況所行爲去死而求生乎？卽以利言，亦何樂而不出此？且司馬子長曰：收功實者常在西北，天命未改，漢祚終昌，閔位去順效逆，爲國人所共棄，卽其謂他人父，殘暴無人理，終不容於天地之間，知其不可爲而猶爲之，明識者宜不如此。

與友人書

某公聽其所親言，竟翩然行矣。疏不問親，爲之慨然。朱考亭謂陸渭南，其能太高，跡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竊亦慮之。今果出此。獨惜二十年盛名，付之流水，命也夫，命也夫！某公嘗酒後狂言，二十歲後研經，三十後習佛，四十後求大名，不得則將爲大盜。先幾之兆，固不必在今日也。

辭某公書

兩奉書，未奉覆，書又繼至。拳拳之意，竟不知何以爲答。某何人斯？乃荷謬愛若此？惟某逃於世久矣，今且以貨殖自污，作蠅頭之利，日與閭閻鬬僧伍。昔之明明求仁義者，今已明明求財利矣。台坐方主國學，攬天下才，爲四方觀聽；奈何采及葑菲，不且羞當世之士邪？且不佞碌碌之性，昔之昭示於諸大學生徒者，皆古人之所重，而今人之所薄者。前時且不爲生徒所喜，今則時移勢異，祇益取憎而已。卽以所薄教人而人無忤矣，然形格勢禁，恐

徒以觸忌諱，招愆尤，非特不利於不佞，并不利於生徒，又何利於台坐？台坐之欲招不佞，以不佞之能相助爲理也，今若此，則又何有於不佞？至欲變今之所薄，而爲所重，則不佞抱殘守缺二十年，不忍以升斗之糈，闕然媚世而渠然舍去也。且不佞今已明明求財利矣，求財利，則必計屬細損益，如棄什一之利而不取，而取國子先生之微祿；一旦不幸，如韓退之之啼飢號寒，則不特爲妻孥所怨，亦將爲黜伶所嗤；進退維谷，蓋有不可言者。故以利言，則量長絜短，而有所不可；以義言，亦形格勢禁，而有所不能。台坐愛我，幸鑒微悰。某某敬白。

答某先生書 見世界文化雜誌

某啓某某先生閣下，辱手教，獎飾過職，旣感且媿。某樵魯不解世情，尤不諳酬酢。憶二十五六時，以世誼謁某公，某公賓客盈門，坐而求見者數十人，皆屏息待。日晌午，某公猶未出；某不耐，卽拂衣去。他日某公召見，曰：奈何不少待？某笑曰：野性難馴。某公大笑。今閣下必欲廣以好爵，見愛不可謂不深，奈野性之不馴畜樊中何？此不敢承命者一。某性慤直，見不可意，卽悻悻然見於顏色，今人世尙詐僞，往往外鵠美名，而陰行其惡；植黨以營私，排異以自固；欲默爾而息，則胸腹間輪囷壘塊，必上塞而悶死；欲快然一吐，則言未終而險釁隨之；言不言，皆有死之機焉。奈何奉父母遺體，而自嘗於死乎？愛我者當不忍

見其如此；此不敢承命者二。某學文，惟古是好，詰屈聱牙，黔黑臃腫，不合於世久矣，士大夫且相笑以爲怪，矧欲下喻於流俗淺里之人？是南其轅而北其轍也；則雖欲助闢下，亦何益於事；如欲其改容易飾，爲時世妝，則能者衆矣，又何假於僕？此不敢承命者三。幸鑒下愚，不勝大願。

與緒久書一 見同上

彼在取強，我爲不得已，取強者必敗，不得已者必勝。足下論誠是。顧不得已，非只不得已而已。老子曰：果而不得已，不得已必先求果。求果有數事焉，故守雌必先知雄，守黑必先知白。否則將何所以而求果？我懼吾人徒知不得已而自壯，而不知所以求果以取勝也。可若何？

一一 見同上

前夕之上事大可驚，自非大愚，必不出此。其勢奚啻鄒人之敵楚，彼恃其陵師梟悍，乘人不備，覆其水軍，以爲莫予毒；不知其富半天下，軍備可日出而不窮，去一而增十，未見爲勝算；且其民厚享樂生，本乏戰意，卽有聲義，亦難爲動。今乃激之以怒，致之於哀，怨毒之於人甚矣。空國致死，其勢何可侮？況挑二憾，禍且倍之。余測其敗亡之慘，曾不旋踵矣。

三 見同上

示悉。鄉夕之事，於我實爲大幸。前時此豸，戀新棄舊，其故夫尙思拾隊歎以紓禍，屢欲賣我，已非一日。徒以屈於正義，忍而不敢，然南路之不通，亦可見已。今則恩斷義絕，覆水莫收，鳩媒之毒，無由竊發。勝算已可計日而待，弟夜眠貼席矣。

四 見同上

示悉。求雄者必敗，求強者必亡。故老子守雌。又曰：剛強者死之徒。蓋強與雄，皆病於欲得，欲得必不知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知足。今日欲得甲，明日又欲得乙，欲無止境，則禍必隨之。知伯滅范，滅中行、伐韓、伐魏、伐趙，終至身死家滅。今日之事，又一知伯也。人方以爲賀，我恐弔者之在其後也。

五 見同上

今日之事，如飄風，如暴雨，誠壯矣。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今又何能異是？君毋慮，西土大風雨，溝澮皆盈，未嘗無瓦屋皆飛之勢。然其溷焉，似亦可立而待，其所爲在在懼爲前車之續，恐終不能避其覆轍也。君試拭目觀之。

六 見同上

示悉。穀賈騰踊，至斗米千金。此後歲月，不知將何以自全？爲之慄然！然又未嘗不引以爲喜，何者？我民蚩蚩，不知有國久矣。今知無國之苦至如此，則民心或不至盡死。蒙兀東胡之入主，知假仁義，免租稅至於再三，故能羈縻蚩蚩者至百年或數百年之久。今彼昏併此而不知，東省食米者罪至死，此亦斂穀至無遺粒，不第奴使虜役而已，必欲致之死地而後快。使編戶愚民，皆願致死而不顧，我知其無能爲也。幸忍之忍之。

與閻公書 見同上

相去數里，三四月不見，竟如隔世。亂後終日伏處，如嬰大害。今日晨起，偶行龍華道上，見桃花作血色。春風中人，乃毛髮灑析，肌膚慘慄，瞿然以爲異候。道中十步一堡，班馬蕭蕭作悲鳴，疑置身窮漠中也。意緒可知矣。公何以教我？

致吳子馨教授書

數年不得一字，積思成癡。兄自東南地陷後，尙得茆賴於外人宇下，不圖復有前月八日夜之事。草間偷活，逃死無門，蓋又數月矣。是夜變作，兄僻在滬西，酣睡竟不聞砲聲。明日至之江上庠，見道上渠答從橫，方以爲異。聞車中人語藉藉，始覺之。猶畢二課，據高樓上庠在南京路慈淑大樓六樓。目觀鐵騎如潮，自江皋湧入，道以俛鬼，人民望風匿影。昔日駢肩疊跡之地，乃間然如虛厲焉。吾婦得耗來省，相視無計。由辟巷繞道行，探首望通衢，所及惟獸跡

馬矢，心動掉不能自己。歷四時，始得歸，見牆角斜陽作血色，不知身在何世也。既聞尚不擾人，寓在汶林路，爲法租借地，亦稍有顧忌，始略安。然野性不可測，終思舍此而去。惟一家十餘口，蓋祇無十日糧。上有七十齡之老母，下有待哺之乳兒，去亦大難。同儕中變服爲時世妝者，頗不乏人。時以不入耳之言來相勸勉，兄唯以死自誓而已。此後如不獲行，則擬以商賈自晦，或能苟延殘喘。一月每十五日失眠，形色非人，恐不復能見吾弟矣。言之慨然！悽憤中頗作詩，自謂頗似杜老傷時之作；生此時大不易，天或將大有造於吾輩，惜兄之非其人也。前歲立廠來，客歲去圻來，兄皆不能附驥。曾謂芸圻：班生此行，何異登僊，爲淮南雞犬而不可得，足下知我心爲何如也。幸爲國自愛，書不盡萬一，惟諒察。

與林嶽威書

昨飲至快，唐衢之哭尤快。然寇深國削，尙不足懼，獨懼人心垂死，不辨黑白，不別是非，舉世趨利罔義，怙惡無恥，以放其無等之欲；蔑棄先民遺矩，并欲舉數千年之文字篇籍，拉雜摧殺而後快，是人我不滅，而我先自亡；則真今日莫大之憂，可爲痛哭流涕者也。頽風所扇，固非一二草野鄙夫如我人者所能挽救，然力所能及，密勿正義，播爲口說、文字勵其徒友，一二以及什伯；愚公移山，或有回天之一日，則吾輩正不可妄自菲薄。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惟吾輩勉之而已。

再與林欽威書

辱書以文字賈禍爲可懼。垂愛之深，感荷靡既。僕年來鬱鬱成疾，徒以有老母，且重以窮困，不能舍此而去。草間偷活，往往深夜不寐；心骨沸熱，不得不以文字紓其蘊憤。否則有痞結伏積而死耳！爲文字，則或至禍死；不爲，則必至病死；鈞死耳，故亦處之恬然。倔強之性，惟公知我。敢布一二。

與友人書

昨過談甚快。東鄙稔惡，無所逃於天地；飛鳥之凶，宗社盡爲灰燼；固足快意。然吾國先秦以來秘籍，往往佚在彼土，近歲寇掠，連檣網載而去，尤不可以億萬計。四庫書，天壤間僅有其五，而彼盜其三；吾僅有文瀾劫灰之半，今亦存亡不可知。此役或皆與之同盡，此不能不扼腕太息者也。

與友人書

示悉。鄙所惜者，爲吾秘籍之淪亡。至其國漢學，則誠無取。上者以臆說爲創解，下者取給短書雜說，特稗販之流耳。輒近步趨西哲，以科學法治中土書，間有可採者，然亦爛漫寡體，要不逮孫仲容王靜安遠甚；詩歌尤惡。卽陽明哲學，自詡爲維新之本，然巨信罔義，良知何在？尤可憾者，其學我之從出，而狂悖自大，賤我曰支那。又妄謂：漢學我已失守，

至斥我不合稱中華，東省自唐虞來，已知爲吾土，乃巧辯謂非吾有；寇掠我疆場，顧竊周詩，謬曰膺懲，無恥忘本，至於斯極，言之髮指！尙欲善鄰同生死。欺人乎？欺天邪？且其武士道，亦竊我游俠緒餘，而變本厲厲，以好殺爲能事，毒螫中於人人之心，蠱惑小學生徒，尤爲奇酷。上天固好生，此類好殺之民族，自不容於天地之間。區區腐受之學，無益於我，特爲淫虐張目耳。章枚叔謂願以尉薦外交，不求其實，猶爲恕詞也。何足惜邪！

祭無名英雄墓文

烏乎哀哉！今日何日？捫天如漆。哀此宗國，如本斯撥；萬虺羅首，橫海一喝。憶前歲五，謂可朝食，豈秦無人，突起異軍，有敵無我，取義成仁，前僵後仆，狂寇夜喧，四易其渠，終莫獲伸。莽莽淞皋，白骨黃蒿，忠骨孰辨？忠魂誰招？蟬蝶廢壘，骨散魂飄；生也爲雄，死也爲豪；有爭排山，壁此寸土；正義之都，民族之園；炎黃斯馮，億兆斯宇。嗚呼諸靈！旂常終古；舊物未復，吾民之羞；靈其有知，克相吾謀。先哲所詔，九世復仇，不忘在莒，後死敢媮？蜿蜿廟行，峨峨墓門；靈旂風雨，毅魄永寧；孰貳其國，明神不歆；靈其來享，鑒此下誠。烏乎哀哉！尙饗！

祭范少伯祠文

維民國二十六年三月某日，范社同人，敬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越范大夫之靈曰：

嗚乎！定傾與人，節事以地；鱗鱗明訓，萬禩不廢。憶昔吾公，丁國之敵，封豕長蛇，剝膚拊背；五千甲楯，觸死莫繼。惟公身市，社稷攸賴；十年生聚，十年教誨；卒復國仇，天與人至。於乎今日，與越何殊？或且過之，外患內憂，神皋破碎，豕突狼蹂，漏卮酣衆，百潰莫收，乞公靈爽，克挽狂流；春秋大義，九世復讎；我謀我詔，萬死勿渝；神其來享，鑒此區區。

先師沈子培先生二十周忌告靈文

維祝釐寧安之歲，二月二十有九日，弟子某某等，謹以酒醴牲體魚腊之儀，致祭於先師子培先生之靈曰：嗟嗟吾師！音容曷追？兩楹宛在，思極夢隨。天有時敵，情無時移；公其知邪？莫喻私悲。自公之歿，天地慘黯；龍漢孕劫，神殂聖伏；生狼生蠶，千里血浴；妖由僨取，公知蚤燭。憶公有言：曰國其殆，貪嗔糾纏，蠅狗萬態，百毒內虹，如疽外潰，番番老成；國之蕃蔡，粵在辛壬，公慨然語：六合以外，寧無淨土？生有不樂，公心尤苦；於今爲厲，銜哀終古。嗚呼我公！形散神留，臨質在上，我生敢媮，在昔皖水，橫戈戍樓，威靈永在，克相吾謀，藐諸小子，薪火同傳，煢煢在抱，逮二十年，書公之學，如海靡垠；銘公之德，如日斯懸。敢述私聞，用竭涓涓。尚饗。

王一亭先生奉誼祝文

麟王公，生佛萬家。形則有盡，德乃靡涯。如春之和，如日之耀；以臨四方，不遺寔與；庶幾萬民，竭力勞民；知通無滯，博大真人；丹青餘事，繪海羣天；華髮指現，亦佛亦儒；胡烽絳霄，萬濤一舸；鶴舉鴻濤，弋人誰箝；前識道始，人與天通；高風亮節，異代同宗；我聞大行，必受大名；行跡斯彰，姬公所稱；於傳有言，有勞曰勤。見遠周書，盡心殫力。左傳公二十五年杜注勤者盡心盡力無所愛惜，厥厥太玄元鑑，彌堅；又言孚德，行無不得。論語朱子說，在邦在家，如淵之達。山海經有達，公克肖之，允垂百禩；敢告公靈，來歆來止。

祭陸初覺參議文 見三十四年十二月 日新聞報

維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某某等敬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省參議陸初覺鄉先生之靈曰：於乎！巨唐賢輔，實數宣公；帝師王佐，伊呂並隆；半駕而稅，遇晉德豐；君其胤裔，胙靈與通；溯君年少，氣鋒才邵；蹴踏九野，風驟雲姚；肝膽冰雪，物我一照；低首閭閻，詎君所好；蒿目時艱，雪涕斑斕；加盟南海，戎馬關山；莽莽天保，戰血朱殷；光我舊物，愷歌而還；民治肇興，春臺同登；奈何移國，大盜馮乘；君參密計，畫灰篝燈；神山兩渡，視天僂僂；終夷大難，武人繼畔；割據勢成，中原塗炭；君又崛起，壯士斷腕；蒼頭突起，驕將獻汗；太歲在丁，四方救平；翩然來歸，安我鄉氓；出佐民政，絃歌鉉鐙；功在桑梓，我祿我祔；方其嚮治，蝦夷狙同；封豕長蛇，三邊烽燧；也召東南，君奮扶義；肅

足荒山，傷猶振臂；出死入生，天地羶腥；遊兵天目，風動雷行；字民如子，旣衣且饋；民視如佛。君在浙東民稱之曰老佛，寇視如神；胡天不叔，奪君之速；誰其嗣之，有淚盈掬；寇已天亡，君不可作；九州旣同，魂其來復。綜君一生，盡瘁邦國；歸骨祭社，十世足式；祖德同風，宗祐有攸；君靈其知，鑒此臚臆。尙饗！

附 錄

上海名人論 見民國三十四年大衆雜誌
第二十八號三月四月合冊

斐爾

王蓮常

(一) 楔子

大衆上寫的上海名人論，多是偏向政治方面，我不是政治家，不敢批評政治人物，所以我突然想到十年前，我在某大學念書的時候，許多教授中，影像最深刻的要算國文系的王蓮常。他的特點不但是形態的，行爲的，尤其是寫作的古怪。我是學教育的，但是把國文作爲輔系。我的開始注意他，是在某一天因爲教育上一個問題要想搜集些中國史上的材料，寫一封信去問他，回信封面上全是草體，一兩個最特別的，旁邊加了小注，大約怕郵差不認識，方纔如此罷。信內草得更厲害，竟有一大半不知所云。好容易跟別的同学共同研究的結果，總算曉得一個大概。他的草法，跟十七帖書譜不大相同，後來問他，說是草草。因此引起我學草書的興趣，因此我常跟他來往。讀到他的詩和文，無一不使我感到特別和趣味，他的外貌好像是道貌岸然的，但是詩中很有風情。他不大認識同學，往往三四面還要問尊姓大名。但是他讀書，記憶力相當好。他作文老是詰屈聱牙的，但是講書，新名詞特別多。他跟人閒

談、眼睛睜得挺大的，但講書時，老是合着眼。他跟熟人談話，是滔滔汨汨的，但是碰着生客，就噤若寒蟬了。他平時挺和氣，一上講壇就威嚴得可怕了。這些這些全是矛盾，我們私底下喊他矛盾先生。我聽他的課，大約一年半，對他的影像，一天深似一天，一月深似一月，後來他發表的作品，和別人批評他的作品，我一篇一篇的收藏，積得相當可觀，我現在就拿矛盾先生做對象，作一篇人物論罷。

(二)名人年鑑和申報記載

他在教育界，很有一點兒名氣。也許外界的人不知道，我就把楊家駱「民國名人圖鑑」第一冊第三卷關於他的一段，引在下面做開場白：

王遽常，嘉興人，一九〇〇年生，受業於鄉人沈寐叟曾植，又受經於太倉唐蔚芝文治。二十歲後，專研古史，發願造爲三代史，其他著有諸子學派要詮，字林補佚，朱子著述考，曾文正論學類鈔，沈寐叟年譜，嚴幾道年譜，明兩廬詩文集等（日本出版的中國紳士圖鑑，誤作王遽常）。

他的形態和行爲，有人筆名木木的，做了「我所知道的王璦仲」一文，登在民二十五年申報春秋欄內，講得很詳細。璦仲是他的別號，現在引在下面：

王璦仲是現任上海大夏大學的名教授，兼高等師範科國文系的主任。我在三年前曾經受他

兩年課，這兩年中，他從來沒有缺席一點鐘，亦沒有早退和遲到，早退和遲到是大學教授的摩登病，但他是不夠摩登。講書的時候，老是閉着眼，口中滔滔不絕地說着。口音是準國語，却非常宏亮。堂裏一百多人，可說沒有一點聲息，倘是一有了聲息，他馬上睜大了眼睛望着。有人問他爲什麼閉着眼？他說平時看書太勞的緣故，並且說左宗棠也常常閉着眼的。所講的課程，就是最枯燥的好像經學，也能引起興趣，因爲他的典故特別多，常常引用着，尤其是熟於歷史。他上課寫筆記，從不帶本子，就是一千多字，也是靠記憶力的。有一天，有一個同學，問他秦代三十六郡名。他便絕不遲疑地寫出來。他的衣服很樸素，舉動很是隨便，不大善於交際似的，但有人說他也穿過西裝，跳過舞的，我却不很相信。還有一件特別皮氣，他從來沒有寫過一句白話文，也沒有寫過一個簡體字。但他自己說，喜歡看近代人的小說，尤其是魯迅和郭沫若的。他的文章，特別古奧。有一次他替人做一篇傳，中間有「往事」……「著製」等幾句，我們看了，莫名其妙，後來方始曉得是以前的願望和穿雨衣的意思，至今我還記着，字也多寫古體，充滿着復古色彩。但他老是對人說，文字要通俗，這不太矛盾了嗎？也許是替我們青年人說法，不得不如此罷。我近來所見的人物也不能算少，但影像最深刻的，要算是他了。

還有廿六年四月五日申報的春秋欄內，有「王奇唐怪」一文，記載他跟他的好友唐蘭在

無錫惠山「狂歌過市，路人側目」的故事，也很夠味。他的同鄉人某君說：「他在家裏的時候，皮氣還要古怪，有人去看他，話不投機，他就呼呼的睡熟了，弄得客人進退兩難。有一次，內戰發生，敗兵到處搶掠，鎗聲四起，火光燭天，他老人家學得孟老夫子的「動心，迥頭帶尾在一個禮拜中，寫成篆文尙書二十多篇。家裏人罵他書獃頭，他滿不在乎，說不讀書寫字，那末怎樣呢？可以退掉敗兵嗎？」但我對他並不感覺到怎樣怪，怎樣不近人情，也許是他入世漸深的緣故。他不善交際，那是事實，他在某大學教授三年，還沒有認識教務長和校長，這是某大學的辦事員親口對我說的。他到校就上課，上了課就走，不大跟人寒暄，總是獨往獨來的。現在好久不見他了，不曉得現在能夠近情些嗎？我很牽記他老人家。

(三) 博學輕財

還有兩件事，值得一敘的，一是他讀書是相當豐富的，我把親歷寫在下面：好像是某一年春天下雨的早上，接到某城老同學的一封信，實在是告急文書。他說近來在高中部擔任國文，教本用姚鼐編的古文辭類纂，前一天有一個學生的家長，號稱前清秀才，他來請教，歸有「思子亭記」漢有太子，死後八日，周行萬里，甦後自述，倚尼渠餘，白壁可質」一節的典故，並說翻完兩漢書，沒有找到，您們大學學士，新派頭銜，必能滿意答覆我。我們聽了，大家面面相覷，只得說「豈敢豈敢，我們後進怎及老先生，待我們來致查一下，幾天裏

奉答你。」他心，後來某君翻來翻去，不向母校老師盾先生，就請餘，是外國國果然查得下邊

聽子約

玉，題文曰

我非常高

字，有時來問

說孔子的偉大

要學他，就要

抽着雪茄，天

同學老江，老

黑板煙。但是意興還是很好的。近來賣文爲活，價錢定得非常高，聽說要五萬元一篇，請教的並不多，多少有點兒進賬。前天聽見老羅說，他皮氣更古怪了，有一個貴人發了財，替他黃臉婆做壽，鋪張鋪張，擺擺闊，要做一篇壽序，歌頌她的三從四德。不知如何，忽然想到他，就送了一筆豐盛的潤金給他，以爲必無問題。那知他老人家皺皺眉頭說：「我胃氣痛已經三月，不能用心，另請高明罷！」拿去的人，弄得老大沒趣，出來向人說，書獃子沒有辦法，擺着花花綠綠的鈔票不要，情願啃窮骨頭，活該活該。」我聽了笑道：這是他要實行超越經濟的一貫態度啊。

(四) 詩文的各家評判

現在我想討論一下他的學問。他在課堂上老是說，他的略知學問，得於曾國藩的影響最大（這種口氣，也是模仿曾國藩的）。但是聽見人家說，最專門的要算古代史，在校刊上亦常見這一類論文。關於這個，我是門外漢，什麼事定期啊，仰韶期啊，烏龜殼啊，青銅器，新的舊的石器啊，弄得頭昏腦脹。還有，年譜也做得相當多，這是翻死人骨頭，我也覺得無聊，並且已有人批評過，恕不再囑囑了。現在我想討論的，是他的詩文跟書法，比較有興趣些。

(甲) 詩

他的詩發表過的，有明兩廡詩，是和他的老友錢仲聯合刊的，所以合稱江南二仲詩，是他早期的作品。大約起於民八九，訖於民十五六（1919-1927）。以前有許多人批評過，好像陳衍的石遺室詩話續編，陳柱的四十年來吾國之文學略誌（交通大學四十週紀念刊），朱奇的嘯鳴詩話（金剛鑽報），錢萼孫的近代詩話（天津商報），十五年來江浙詩派論（無錫國專十五週紀念冊），姚繼旭江南二仲詩評（無錫國專年刊）。現在把他摘要敘述一個大概。姚氏敘他的詩學淵源，很是詳盡。他說：

王君爲嘉興沈寐叟弟子，其曾大父補樓先生有玉樹堂詩集。張叔未推爲逼似大蘇，尊人邵昀先生，以詩人爲循吏，寐叟稱其詩品在梅村上，所著二欣室詩集卓然名家，彩雲一曲尤負時名，論者謂非樊山所及。君淵源所自，不同凡手，少於其鄉有神童之目，十五始學詩，十八寐叟自海上回籍，君私以二截投之，託曰阿龍，叟嘆喟曰是近玉溪，遍問鄉人無識者。是年夏，君謁之於上海，叟遽稱曰阿龍先生。旋大笑曰：好爲之。昔者我固疑吾子爲之也。自後君益致力於詩，由唐宋以上溯子建康樂及漢郊歌鐃歌十八曲，均有抄本。二十君來錫山，執經吾師唐茹經尚書之門，治經之暇，時復旁及。一日見寐叟於海上談詩，既知君治經，曰在在皆詩境，即經亦可發詩，吾鄉竹垞固以經發詩者也，而能結唐宋分馳之軌。君大竊，詩境由此益高。未幾余亦來錫山，從君爲五七言，有唱於集唱和之作，粗

解聲詩，實由君啓之。自後君遊海上，主各大學講席，吟興不復如前，自序所云「皆爲事纏，低首十丈紅塵中，意氣都非曠昔矣」云云，道實也。近歲君喜言攷據，奮志造三代史，詩幾絕筆，大似孫淵如壯歲以後。古今才人，固無獨必有偶也。

錢氏在近代詩話中敘他對詩的主張說：

乙丑春，始與琬仲訂交於錫山，商榷詩文，益我者良多，是夏在家有作必寄君，往返信札頗夥，有一札，批導利病，精極。刊。書云：尊作伉爽有奇氣，漸脫清人氣味，如能於豪放中求深沉，空中求密緻，則更加人一等，古人未有不從密緻中下工夫也。自此以後，尤須精研訓詁，細窺物理，求句句鍾鍊，句句沉着，無空響無捐義，如此方能亙古如新，覺有一種光氣，常動盪於字裏行間，不可捉摸，不可遏抑，不襲古人聲音笑貌，而自有聲音笑貌，可與古人頡頏。……

姚氏評他的近體說：

所作陳言務去，自鑄雄詞，律句如「風饒鑾帆腹，雲濃斷塔身」、「谿靜魚忘水，春和風詔花」、「夕陽制花影，水氣逗秋陰」、「月定天初大，愁空夢易長」、「雨氣欲浮山足動，日光苦熨浪頭齊」、「斜陽沒水兩相搏，峯影脫雲孤欲飛」、「寒氣結成魂一片，月光細鑄樹千身」、「熱淚與冷風，獨鑄心頭鐵」、「春聲如酒味，中我百愁圓」。

「網得詩心不經意，無端墮入夕陽邊」、「滿地鳴蛙人獨立，碧天如海一鐙懸」等句，皆夏夏獨造，極搜肝鑠腎之能事，足以援奇於古人之外也。……然徒言矜練，不足以盡其長，明兩廬詩之可貴處，尤在胸襟之高大，浩然元氣，獨往獨來，如出候潮門云：「候潮門外看潮來，引劍高歌亦壯哉，百嶺截江回地力，萬濤奔海放天才。渾疑身欲凌風去，忽漫心從反照開，雲樹兩行秋一髮，隨風和雨作空哀。」歲暮歸車過東柵云：「北風吹盡浪花肥，撲眼滿年景漸非，萬戶立煙春欲動，一鐙飄夢客初歸，無邊日月摧蓬鬢，如此江山著布衣，入眼鄉關贏一笑，滿林煙月望中飛。」七月某日，徹夜大風雨，晨起霧重，城郭廬舍失所在，感賦云：「秋來處處斷人腸，又聽西風下八荒。一夜亂雲扶海立，萬山癡霧挾天狂，幾疑地到洪荒化，漸覺心從混沌忘，冥冥長空餘病日，猶能伴我看玄黃。」揚州道中云：「臥吹簫管到維揚，月漸分明水漸長，山過大江俱跋扈，春來北地亦蒼涼，隱然敵國誰相濟（友人三四人，好奕，十數局不休），偶爾逢場亦不祥，我早忘情成局外，年年只慣看玄黃。」墮地云：「無端墮地百憂謀，風雨縱橫看九州，傲骨三年成百折，狂奴雙淚亦千秋，眼前日月從頭去，身外文章與命仇，十二萬春曾一瞥，要攜春草入扁舟」。望湖雜感句云：「久思買夏千山頂，大澤高天定我魂。」雙十節大世界觀提燈句云：「男兒何必凌雷住，歷歷星辰在下頭。」高瞻遠矚，有凌跨萬象之概。

陳石遺氏，也說他喜鍛鍊字句，然而能夠儻委婉，他說：

璦仲所嚮乙菴，喜鍛鍊字句，然乙菴詩雖多詰屈聱牙，而俊爽邁往處，正復不少，今有明兩廬詩，特舉似其儻者，……（他舉的詩，大多數姚氏已舉了。）皆不靠一二字以求出色，雨後云：「醉裏吾喪我，閒中形答神」，習用典一支對，便覺有味。登城望南湖云：「樹病強吞日，湖狂欲侮天」。稍生硬矣。而立厂詩來云：行將歸，約予迎煙雨樓下，報之云：「驚湖柳正多，柳絮嬾將睡，點點欲成萍，閒煞驚湖翠。」又何婉也。

陳柱氏則說他能大，他說：

七月某日一首，揚州道中，可謂能大矣。石遺室詩話，稱璦仲詩喜鍛鍊字句，若以上所舉之類亦不少，皆鍛鍊之至，渾然自然不見鍛鍊之迹者矣。

以上各家批評，多注意他的近體，姚氏捧得太過份，陳石遺氏能夠「持平」，我却愛他的古體，現在舉一兩首在下面：

夕陽搖吟魂，悄悄隨風去，天空百徘徊，粘上牆頭絮（明兩廬雜詠）。歎心深如藕，不見心偷變，絢盡連理絲，飛去不相念（心如藕）。門前長塘路，一日千萬渡，中有故鄉音，一聽淚先墮，南望水復山，立盡斜陽暮（郊居詠）。夜半蛙聲怒，燈影淡如畫，四海著一身，猶虞無安處，忽憶去年時，風雨畫家渡。（同上）

覺得他雖用白描，却能夠「古意盎然」，很夠味的。這是我的偏嗜。他三十以後很少發表，近來纔見到油印的明兩廬詩未刊稿，起己巳，終癸未（1929—1943），前後十五個年頭，不到一百首，外邊傳播不多，很有一點價值，我覺得和初期有不同的四點。

（一）初期沒有長篇，此有五七古長篇。

（二）初期豪爽駿邁，但免不了虛僞之氣，此期駿邁遠不如前，但組織比較嚴密，氣體比較沈着。

（三）初期多吟風弄月，此期多憂生念亂，但歌詠時事，喜用近體，不夠暢發，是一個大缺點。

（四）初期很有一些風情艷體，此期常說到師母太太，大約思想言論，受了束縛，不容他心猿意馬了。

至於詳細批評，因為種種關係，留待後來罷。關於他的風情詩，別人多不注意，只有姚氏略略說過。但他說「以玉溪頹艷之筆，寫致堯俳側之思，極變眩迷惑之能事」。我以為他真被他迷惑住了，根本就沒有致堯那麼一回事，我的觀察覺得很有些羅曼斯的氣味，好像做樊川云：

人自無言月自斜，碧闌干外即天涯，垂垂一樹相思子，隔着銀河自放花。

無題云：

柳不成絲花已瘦，拚將雙淚鬪珠圓，憑君灑向西江去，點滴都成連理圈。

從此云：

春光寂寂我將病，眉眼盈盈夢幾經，從此江山明月裏，不愁風露只愁醒。

珍重云：

珍重天涯寄遠詩，萬千種語一鐙知，無端鉤我十年恨，立盡風殘月墮時。

相望云：

花鬢柳眉盡微晴，笛裏相望歲幾更，萬里夢魂通一息，十年湖海照雙清，銀波灩灩春無定，玉漏沈沈夜有情，寂寂不聞靈鷲語，冷看星月到天明。

分明都有一個她在。(一)好像是過程中的初戀，(二)白熱化，(三)初別，(四)遠別，(五)好像好事多磨。他詩中好幾處說到荷花，詠白荷中說：「一世萬花應下拜，十年雙眼只憐渠，不羣終恐人同少，絕色原難地上居。」荷花生日又說：「誰憐瘦影泥中老，自放孤香物外存，我欲相隨完一世，淪連十里養靈根。」我想多少有一點兒關係？根據「相思子」，好像是南國佳人。「絕色原難地上居」，好像是生長海洋中的，這些這些，他老人家看了，或許要不樂意，或者要說誣毀，小子無禮，實則我「在詩言詩」，決沒有一點惡意，假使果

然是「致堯排側之思」，則小子錯了；倘使有呢，那末他貴同鄉鼎鼎大名朱彝尊先生，也有風懷二百韻，何礙他經學大師的尊嚴呢？

(乙)文

他的古文，陳柱氏四十年吾國之文學略談，說他「治漢魏」，我的意見好像他用力西漢最深，跟東漢不同，無論魏晉。三十三年新聞報茶話欄，有署名瑞吳的，批評他的文字，比較詳細。他說：

先生執教上庠，垂十數年，文章道德，照映士林，近閉戶食貧，賣文爲活，其爲文辭理察密，而審控縱送，足以窮事理之奧；極文心之變也。自來學人之筆，或質而不文，文士之作，恆華而少實，而先生之文，華實相宣，文質並茂，而尤善於化俗爲雅，凡古無今有事，靡不可融鑄以入文，而備盡雅潔。……

我前在申報春秋欄（民二十一年），新聞報茶話欄（民三十三年—三十四年），和各種雜誌裏面，剪存他的作品不少，近來又得到前兩年他在交通大學油印的文稿講義，大約也有數十篇，曾經用歸納的方法研究過，覺得他的特點有六：

（一）善於治化。

（二）善於描寫。

(三)善於敘述。

(四)善於附會。

(五)攻擊社會罪惡。

(六)表揚忠義節孝。

(一)善於治化，可分爲化俗爲雅及化今爲古兩種：前者如行政院參議陸君慕謐銘說：

辛亥，應工部局試，以擧擢跋距雄其曹，給事會審公廨五年，遷刑事處，主者以爲有殊才，拔任偵探，七年，領探事，頃又擢貳巡官，既卽正，又年二，總領探事，名由此起，六年假督察長事，四年異除，時二十有六年也。

從前工部局許多職員名稱，很粗俗的，但一經他點染，就成極雅馴的古文了，而且不失事實，這是值得稱道的。

還有倪海鶴墓表裏說：

習木什器業，……主號張萬和者最久，於業無所不究，舉凡材木之美惡，質理之疏積，法式之新陳，規爲之巧拙，交易之通塞，市賈之升沈，與夫製作撓磨雕幾髹漆藻飾之屬，罔不研覈，渾極理致，嘗曰海上五方雜廁，風尚各殊，不知其好惡，則無以別趣舍，且什具豈惟好美樸屬而已。工之成事，實繫國計，言其材，則始培林，西歐樹藝，雖劉葉

播枝之微，動合律度，其飭材，均藉機械，築曲面勢，必均必直，故能生審而質美，工省而直廉，國土所生，往往黽竄蔽暴，不能中程，鮮足與爭短長者，常此不競，漏卮將無抵塞之望，其言之切至明達如此。

又

高風善爲通俗文，往往摭撫古今忠孝義烈之行，與夫可驚可愕，可喜怒悲慨，足取風世而嫉俗者，一納於韻語，播之絃筦，海上婦孺無不知倪高風其人者，蓋庶幾有孫卿子成相之遺意云。

一個做木器，一個唱開篇，說得多麼文雅啊。

至於化今爲古，則如代人作的張塘芬墓誌銘說：

吾聞西士魯拉士金曰：有誠而後有政教，是政教乃緣誠而生，不誠未有能行之者，吾儒言道德禮義，不假神道設教，然亦歸本於誠，而以爲天之道。董子亦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與西士景教之奉天主誠，若合符節，於以知此心此理，固有推東西海而無不準者。

又說：

時外務日迫，士狃閉塞，疾景教之挾外力，斷斷於夷夏之防，邪正之辨，恍爲洪水猛

獄，而西士宣福，種德不讎，亦積憾於我，構爲民教不和，引蔓至不可爬梳，禍延數國，先生憫焉。

傳教是古代沒有的，但敘述也很古雅。

(二)善於描寫 例如陳忠愍公化成別傳說：

公駐吳淞……夷初警（雅片戰爭）。一夕大風雨，潮侵岸，高數尺，總督裕謙使人覘之，見公危坐帳中，鈴柝聲琅然，竟達旦，部下數千人無譁者。

金得海傳說：

三月一日，吾軍左次，羣起東裝，君獨踰大壕中，不肯去，槍砲聲且近，趣之，泣曰：予胸腹已受彈，卽去亦無生理，盍若在未死前，一拚命乎？遂解同伍大爆彈數枚佩之，並從容實鎗，揮手高歌送軍行，退里許，似猶聞餘聲激楚焉。聞者皆爲之流涕，而君竟不歸。

吳子馨教授傳說：

初至，誇市衣，負巨篋，踉蹌行大雨中，直入橫舍上坐，卽發書讀，與人不款曲，舍中人皆目笑，君自若也。

風神很有司馬遷的意味。又行政院參議陸君墓誌銘說：

上海爲天下郊，五方雜糅，劇盜黠賊，牙孽於其間，薄莫塵起，往倪金吾，不可爬梳。及君總攝事，鷹擊毛摯，數年大刮洗。嘗率屬君獨身掩入，禽其渠，渠舉火器，竟不得發，若有天焉。其它蹈險奮勵。乙丙丁戊之際，持質規財之盜毛起，中有魁率爲發縱，詭變致殷富，寢及於巨宦，偵騎四出，而無誰何。當路者大懼，一以付暇豫，盜不可測，卒連蹕其窟穴，禽必滿品，不二年盜風大戢。海隅罔不知，盜賊每謂遇君必無幸，至以相祝詛。某歲南都某公爲盜致之，自此名傾天下矣。

又宛然漢書。我最喜歡讀他這一類文字。

(三)善於敘述 例如國務總理杭縣孫公墓誌銘說：

公蚤承考文愨公教，既慨然有經世之志，時方務於奇說詭行，以戾不自表襮，言動一衷於義而後安。以任子爲郎，蓋五遷而巡撫山東五使外國，又迭權太常寺少卿，順天府府尹。其治術，壹以融合古歸於誠信，著聲海內外，先幾之燭，往往在十年或數十年之後。及發，天下動色相詫，使人莫由測其端倪。迨乎事定，察其當事之難

嘗不歎其處心之苦，雖古賢哲亦無以易此也。

孫公就是孫寶琦，他是清末的山東巡撫，搖身一變而爲民國都督。當時一班頑固遺老，說他投機，經他虛虛的一總敍，他的苦衷可以大白了。又代人作海寧蔣鏗又秀才墓誌銘說：

我秀水沈，與海寧蔣，夙連姻好，至鏗又娶我兄子甸次女，其子娶於林，則我兄之外孫女也，其女又歸我從孫誠，其從弟從子又娶我兄之子若孫，蓋自我本生王母蔣太夫人凡五世矣。蔣太夫人於鏗又爲曾祖王姑，而先妣唐太夫人又於鏗又爲從大母，先三姊爲世母，其昏媾盤牙，幾不能樓析而指數。

在錯綜複雜的中間，敍述得有條有理。

（四）善於附會 例如代人作嵩山草堂記說：

昔陸渭南居斗室，命曰煙艇，謂渺然有江湖大澤之思，……馮子超然居海上嵩山路，顏其堂曰嵩山草堂，……請予爲之記，人或以爲怪，予曰：此夫亦陸子煙艇之意與？然陸子詩人之意耳！馮子以高隱爲畫師，其淡蕩綿邈之意，或有出於陸子外者，則聞聞之間，未嘗無奇情壯態，爲馮子紙墨之助者。推此意也，廣衝可以爲大川，曾樓可以爲山岳，人馬可以爲魚鳥，高峯可以爲浮圖，則謂嵩山之堂，猶之在嵩高可也，謂三十六峯，環峙於堂之左右亦可也，謂巖壑林泉，千態萬狀，鑿鑿然獻技於堂之前後，亦無不

可也：故有高世絕俗之心，則海上爭利之藪，可以爲大隱，否則終南嵩山，適爲假隱白名以詭祿仕者矣。

又孫太夫人壽序說：

孫哲生院長母夫人，虞太夫人，嘗佐吾先總理成革命，覆數千年帝王之局，且進而謀世界之大同，……竊嘗推革命之義，發於商湯，而商易初爽，爽，坤也，故歸藏有鄭母齊母諸經，則女德之尊，亦肇自商，湯妃有誓，終贊革命，有天下，自周以後，信乾而黜坤。不復及國事，女德日衰，陵夷耗亡，幾不復齒於男子之列。於是國力亦日耗。吾總理始倡平權之議，而數十年間女子之蹈湯火，冒白刃，與男子共策革命者，遂如雲龍之起，而太夫人實爲之先，卒以克成鴻業，豈有得於歸藏首坤之說乎？

真可以說「文心狡獪」到極點了。

（五）攻擊社會罪惡 例如王彥修家傳說：

……夫以君子之德行才智，終詘於商賈，而世之仕宦將率，獨唯商賈之是效，假居官爲顯僧，施教爲積居，勢能爲奇貨，而權位利祿爲子母，則君之才德，固有相背而不及者，此其終詘於商賈，且并商賈而亦不能一用其材也，則尤可悲夫！

又余孺人家傳說：

……孺人未嘗學問，而能通知大義，而世之囂囂徒知務女學，而婦德日下者何也？世言女學盛，則可齊男子，爲國家用，然驕侈無行，無益於家國，反陷其夫於不義者，比比皆是也。則孺人之可傳，不特於其家，雖式諸鄉與國可也。

他的攻擊，雖沒有具體，也可以知道他內心的忿激了。

(六)表揚忠義節孝 他這一類文字最多，好像『孫鉅傳』、『朱鉅槍傳』、『李中介傳』、『忠丐傳』、『六十七名烈士傳』、『滕祺之傳』、『李榮熙傳』、『金得海傳』、『蕭上尉傳』、『陳忠愍公化成別傳』、『張蒼水先生事狀』、『胡孝子傳』、『胡節母傳』、『張烈女傳』，可惜大部分因搬家遺失，不能詳細評論了，我最喜歡讀他的傳後『論曰』，舉一個例在下面：

夫當國家危難之際，慷慨赴敵，惟義所適而已，固不必計器械之利，彊弱之殊，成敗之數。惟知義，故趙君隻弓可殲強敵，不知義，則百萬甲兵，曾不足以守寸土，世之較強弱器械而計成敗者，皆握顧忘義庸儒夫也，安有握顧忘義庸儒夫而可謀國也？而世惟握顧忘義庸儒夫之與謀，此趙君之所以死也。悲夫悲夫！

句句沉痛。說話雖然過份，更可見他的急不擇言了！

有人說他極像梅伯言(曾亮)，又說他學曾滌生(國藩)，其實都是「皮相之論」。他自有一個自己在，但是文字總覺得太古奧，好像王光遠家傳裏的「負圓罔養」，戚君墓誌銘裏的

「嫗掩」、「晉俗」，沈田莘生塘記裏的「太冲莫朕第靡波流」，建威將軍吳公墓誌銘裏的「尉薦士卒」，不免太不通俗了。還有壽文太多，他是服膺曾國藩的，曾氏曾經譏諷過歸有光，他何以「明知故犯」呢？這不能不說是他的缺點。最後講一段關於他賣文的故事：在前幾年，米價還不過一兩百元一担的時候，他潤格碑文傳狀已定一千元一篇。有一個暴發戶，請他做城隍老的傳文，附有條件。說：一、我老子曾經做過肉店的伙計，他老娘做過人家奶媽，但是後來却是老太爺老太太了，必定要說到，方覺得現在的可貴，這兩件事是不大體面的，最好說得體面些。二、我老子娘是沒有事實可說的，但是要舖張得好看。他說：可是可以的，但第一個問題要照潤格點品算，加一倍，第二個問題，要好看必定要舖張，那末又非加倍不可，既然要舖張，文字不能不長，超過五百字加一倍，超過一千字加兩倍。暴發戶有點躊躇，他笑笑道：唐朝有個皇甫先生替當朝的宰相裴大人做一篇碑文，每一字要一匹綢，我還是賤賣哩！後來總算成交。他寫到上面的問題，他說：

××先生微時，雅慕陳曲逆之爲人，分社肉未嘗不均，慨然曰：宰制天下，不當如是耶？太夫人與同甘苦，嘗爲人食母以持家。

暴發戶看了，莫明其妙，後經解釋他聽，才很得意的說：原來宰相也做過殺豬的，幾千塊錢，值得值得。過後他對人說，我從來不計較潤格的，但是這種人，非計較不可。

(五)書法

他的書法，批評的很多，好像陳柱氏吾國四十年來之文學略談（見上），草書考（交通大學油印講義），古今雜誌等。還有唐蔚芝撰文潤例，附他的合作書例，（我前年在箋扇莊見過）。後面唐氏介紹說：

及門王××教授，爲先師沈寐叟先生晚年入室弟子，書法尤得真髓，由北碑上探兩漢，旁及漆書行簡，石經石室之墜文。先生嘗謂不落唐以後一筆，年來都講上庠，所造益深。

但別人多說他學寐叟。他題寐叟絕筆墨跡詩，也說：「昔年筆法傳坤艮，置我三王二魯間」。其實寐叟用偏鋒，他是用中鋒的，寐叟用指力，他是用腕力的，也有不同罷。他的用力經過，在書法答問自述篇（光華簡報半月刊）裏說得很詳細，他說：

今年秋，以校長命爲諸生指授書法，愧不敢辭，乃撮其大要，爲書法答問若干篇。予幼承先大夫之教，童穉卽好紙筆，三十年來，深知此中甘苦，敢先爲諸生陳其一二，或亦小有助焉。余初學二王，少長效歐陽率更，若醴泉銘，若化度寺碑，皆臨摹至數百通，嘗作楹聯榜書，頗要譽於鄉黨間，然吾兄瘦匏，獨笑爲干祿書。年十九，見沈寐叟先師於海上，先師以爲骨格已樹，可改肆北碑，求縱恣，瀕行舉鄭文公敬使君兩舊拓見賜，並指授用筆用墨之法，則大喜，如航大海之得南針，自此向明卽起，每晨盪墨一盂。先大父又錫

舊碑一，縱衡皆二尺，遂作擘窠書。如此者一年，吾兄從政歸，見而大許之，先師掃墓還里，過訪先大夫，見所習鄭義與乙瑛碑，謂猶拘局格禁，不能盡古人之勢，且二碑不易躋板，畫廣攬以博趣：去員而就方乎？即背臨鄭義若干字賜之。乃改肄張遷衡方張清頌諸碑及龍門諸造象，業更加勤，往往手爲之鑿，臂爲之僵，不顧也。如此者又二年，一日，爲先大夫代書吾鄉白苧橋碑文，爲金句承丈作。丈見之，過妊先大夫，許爲劉諸城，乃益自喜。後又改摹兩龕，以圓勢運方筆，時方從太倉唐蔚芝師受經學，道出海上，以所習上寐師，心頗忐忑，懼不中程，師乃嘆曰：若此曷再去方而就圓乎？乃復從鄭義入，繼又習敬使君，不及一年，而師謝賓客矣。自後握管，輒惘惘不自聊，廿五歲後罷精考據，常窮日夜。前所自課，乃漸中輟，偶見一二舊拓，猶踴躍欲一試，而自律不能持久。近歲以來，奔走衣食，舊業久廢，偶偷閒學章草，初放月儀及出師頌，後得松江本急就章，日必一二紙，然卒卒不能致力，覺腕下有鬼，無以發其奇蘊。每自訟曰：負吾師矣！負吾師矣！

他談「學書之要」，在書法答問綜言篇裏說：

(一)在專一 徐季海云：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永禪師登樓不下，四十餘年。史稱鍾繇少與胡昭並師劉德昇，十六未嘗闔戶；嘗謂其子會曰：吾精思學書三十年，坐與人語，以指就坐邊數步之地書之，臥則書於寢具，具爲之穿。其勤奮專一如此。吾人雖不

能絕百事而爲之，然不可不有其精神，蓋非精熟，不能盡美，俗云書無百日工，真悠悠之談也。

(二)在敏速 姜白石曰：遲以取妍，速以取勁，先必能速，然後能遲，若素能速而專事遲，則無神氣，卽以實用言之，亦應求速，元康里嶢嶢善真行草，嘗問客，一日能作幾許字？客曰：聞趙學士一日能寫萬字，嶢嶢曰：余一日作三萬字，亦未嘗因力倦輟筆。近世曾文正公教其子紀澤學字，亦曰：既要求好亦要求快，余生平遲鈍，吃虧不少，爾須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書一萬，則幾矣。然求速非潦草之謂，趙宦光云：書法云，作字不可急促，王介甫書，一似大忙中作，不知此公有如許忙。嗟乎可憐，忙忙作字，豈惟字醜，人品亦從此分矣。然介甫書雖有橫風疾雨之勢（見張邦基漫錄），而筆筆送到鋒尖，必非躁急老草所能致，學者固不宜妄非介甫，亦不得妄以介甫爲藉口也。文正謂：既要求好又要求快，斯得之矣。

(三)在誠正 吳孟起云：程明道先生作字甚敬，曰：非欲字好，卽此是學（見字學憶參）。陳白沙先生云：予每書於動上求靜，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動也，得志弗驚，厄而不憂，此吾所以保乎靜也，法而不固，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剛而能柔，形立而勢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調吾性，此吾所以游於藝也。由是

言之，書學亦修辭立誠進德修業之事，豈可目爲末技而忽之。傅青主嘗曰：弱冠學晉唐人楷法，皆不能效，及得松雪香光之墨迹臨之，則遂亂真。已惟自媿，蓋學君子，每難近，與小人遊，忽易親，松雪曷嘗不學右軍，而結果淺俗，心術壞，手亦隨之，於是始復學顏平原，故諸生學書，必自正心誠意始，所謂心正則筆正也。

(四)在虛心 趙宦光云：學者須虛心自考功過，著意力爲去就，卽自己不辨，須偶賞識家彈射受病要害，一不得，先具成心，使嘉言不入於耳，古今法書，是其功過二案，古今法帖，是其功過佐證，兩造具備，無可逃避，然後逐筆考驗，以對症方，起其膏肓，骨弱者強之，筋緩者固之，肉浮者法之，節解者收之，纖巧者以韻易取，流盪者以逸煇煉，雅俗對照，厭欣自生。

(五)在博取 揚子有言，能觀千劍，而後能劍，能讀千賦，而後能賦，吾人雖不能摹千碑，亦當百碑，或數十碑，方能熟體變，取師資也。古人無論矣，清人鄧石如學篆，好石鼓文、李斯嶧山碑、太山石刻、漢開母石闕、敦煌太守碑、蘇見國山、及皇家、天發神讖、李陽冰城隍廟碑、三墳記，每種臨摹各百本，又苦篆體不備，手寫說文解字二十本，半年而畢。復旁搜三代鐘鼎，及秦漢瓦當碑額，以縱其勢，博其趣，五年篆書成，其學漢分，則臨史晨前後碑、華山碑、白石神君、張遷、校官、孔羨、受禪、大饗各五十本，

三年分成。何子貞習書，則上溯周秦兩漢古篆籀，下至六朝南北碑，皆心摹手追，徧臨諸碑，得其菁華，其取精用宏皆如此，宜其能大成矣。

(六)在窮源委 趙宦光云：學後人帖，須見其原委，然後可以從事，如祝希哲真楷學鍾元常，即須討釋帖，便見其學由彼而得，於是求二人合處以取法，譬古今變化以窺妙，始可兼其二益，所得多矣。其行書出於章草，稿出於芝素，可類推也。文待詔真楷之於黃庭帖，行書之於太宗帖，大草之於山谷書，亦類也。又若王文學真楷之於虞學士，行書之於右軍父子，亦類也。又若宋仲溫學王氏之章草，文休承學懷素之千字文，亦類也。苟不究其根本，皮相大能僨事，此由流以及源之說也。又云學一名家書，旋取他人之學彼者參定得失，如學鍾司徒，必以右軍、衛夫人、宋儋、羊欣諸家爲學徒而考究之；學王右軍，以大令、智永、孫過庭、虞世南、趙孟頫、鮮于樸、宋仲溫、文徵仲諸人爲學徒，以及顏真卿臨東方朔像贊而參究之，學大令以虞世南、王履吉、黃淳甫爲學徒而參究之，學率更以小歐陽以及蜀本石經之似歐諸家而參究之，大抵前人書法不可多得，故借後人學力，以輔吾之不逮，此因源以及流之說也，凡此諸端，皆予素所心維而口誦者，敢以識塗爲先驅。

上邊所說雖多取古人舊話，但也可以推見他的所以成功了。現在寫一兩件關於他書法

的故事。有些是他在導師會茶話席上講笑話時說的；有些是同學告訴我的。

一、他寫字非常古怪，「不名一格」，有一天有人請他寫××區××辦事處的招牌，他寫區作匚寫事作事，請寫的人見了，哈哈大笑說：先生不要打棚。他板了臉說，我從不打棚的，上面的字出在北碑上，下面的字，鍾繇是這樣寫的啊。

二、他喜歡用淡墨寫，有人請他寫對聯，上面化成一兩個墨團，但是寫得很飛舞，他很得意，人家看了，非常不滿，說出了潤筆，得了幾個墨團，他知道了，立刻要回還他的錢，賠他的紙。笑着說：俗人那裏能知道雅事，那裏能欣賞藝術，鼎鼎大名的包世臣，不是常常成墨團團嗎？

三、一個朋友請他寫扇子，中間拉了幾個字，朋友說，拉了字了，他瞪着眼說：你要我寫扇子呢？還是替你抄書呢？

四、有一天校工阿火耿耿瑟瑟的說，先生能不能替我寫一副對，我的兒子要結婚了。他笑道：可以可以。上款寫着阿火校友文郎合卷之喜，大家看了，笑痛肚子。

五、聽說有人請他寫對，掛在中堂，後來家裏失火，只有中堂沒有燬壞。有人說，他八字全是火命，所以把火神壓住了，他聽見笑道：那末我是張瑞圖第二了，然而張瑞圖何足道哉？（相傳張氏是水星，他寫的字可以辟火，但是他失節流寇，所以他如此說。）

六、他練字很勤，但是請他寫字，却非常的懶，一兩年等到一把扇子，是稀鬆平常的事，假使向他催，他老是說抱歉得很，一兩天內，一定交卷。但是過了一百個一兩天，還是不來。他有一個老友，竟因此要和他絕交，憤憤的說：這一點面子，這一點交情，還夠不上寫幾個字，做什麼老朋友？他潤格上說：「疏慵成性，不勝文字之誅求，往往失歡，只好，常用疚心！」確是實話啊。

七、有人問他為什麼不肯寫，他說不是不肯寫，實是不感興趣，你知道孫過庭所說的五不合嗎？有一於此，便不能提起興趣。

八、有一次他開導師茶話會，我們事先約定，把他包圍。他沒奈何只得答應，想不到越寫越起勁，一共寫了三十多副，我們一致恭維他，「揮毫落紙如雲煙」，這般神速。他說這又何足道，何子貞晚年，一天尚能寫七十副呢。大約請他寫字，除綁票式的請求外，是不容易奏效的罷。然而也有例外，好像阿火。現在他賣字了，不曉得怎樣？

九、他練習篆隸，非常勤奮，從前到他家裏，常常見他寫在報紙上，堆積如山，但是請他寫，老是不肯。笑笑說：我的寫篆隸，意思並不在篆隸啊。我們不懂，他又說意思仍在篆隸啊，要把篆隸的筆法，運用在這上面啊！

十、他對古人的書法，最不喜歡趙孟頫，說他是書中的蕩婦，一股狐媚子勁兒，最容

易壞人骨氣。有人問董其昌怎樣？他說：那還不失大家閨秀的風度。吾亦問過他，北碑往住粗野得不堪入目，爲何喜歡他？他說惟其粗野，故所以常有天真流露。有人問何子貞，現在還有可看的字嗎？他說偶然看見小孩的描紅，還有一二筆可取。雖然日中無人，也是這個意思啊。

總觀他的人格，他的學問，覺得距離現時代太杳遠了。宜其他要研究古代史，來求取心靈上的安慰，大約也是陶淵明桃花源記的一套把戲。然而生在現時代裏，吃着現時代的飯，活在現時代的社會，但是思想行爲，距離着現時代那末杳遠，不是大大的矛盾嗎？矛盾先生啊，還是回來吧，回來建設我們前進的桃花源，這是我最後對他老人家的忠告，然而他是囑強的，也許他要說，世界的一切，不一定直線進行的，也許是循環，那末吾開倒車，也許是進步。那末「余欲無言」了。